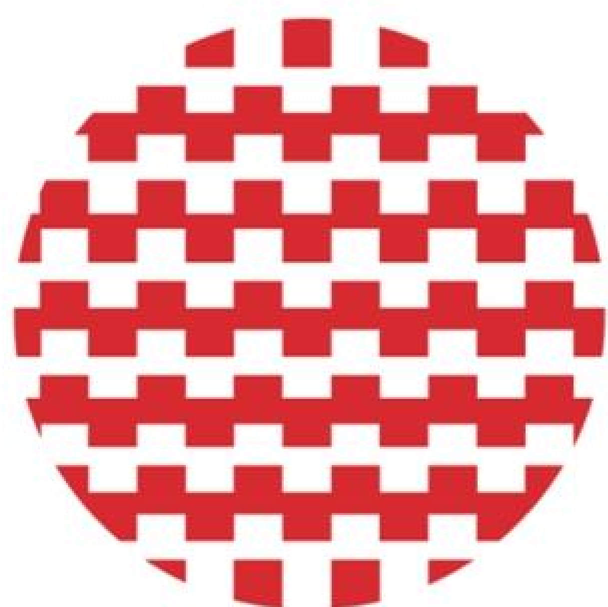
東亞三國志

中日韓文化隨筆



【日】金文學





中國人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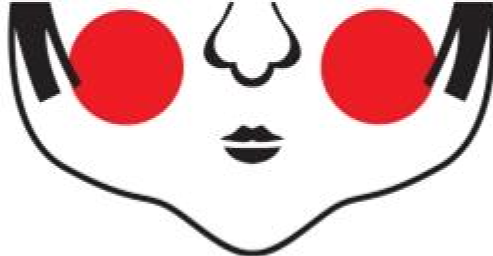
韓國人恨

日本人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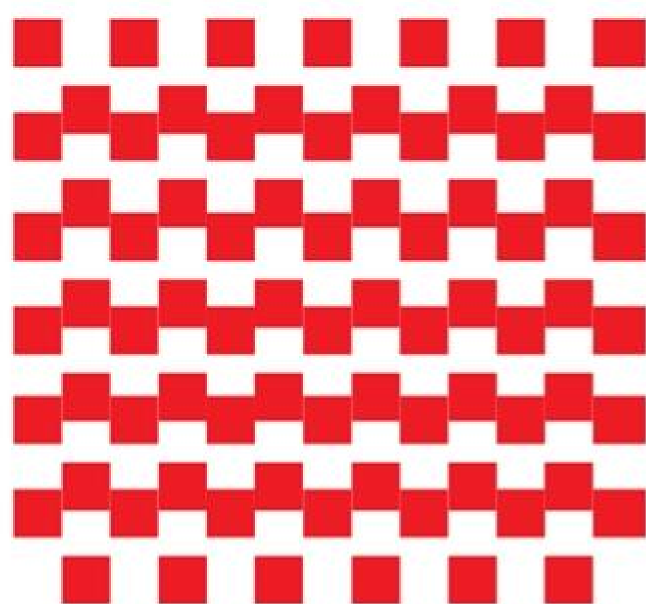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東亞三國志





□ 責任編輯：鄭傳鍏
□ 裝幀設計：依蝶蝶
□ 照片提供：Shutterstock.com

東亞三國志



著者

金文學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2525 0102　傳真：（852）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h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hwabook.com.hk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2150 2100　傳真：（852）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印刷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觀塘榮業街 6 號 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A 室



版次

2012 年 3 月初版

© 2012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規格

特 32 開（190 mm × 130 mm）



ISBN：978-988-8148-35-6

牡丹、櫻花、木槿（代序）

花草樹木是表達百姓心情和意願的詩，是他們的神話。一個國家和他的人民喜愛的花，往往被稱為國花，充分表現了這個國家的國民性的基本要素。

中國的國花是牡丹，日本的國花是櫻花，韓國的國花是木槿。

在爭香鬥妍的百花園中，中國人為何獨愛牡丹？對中國人來說，牡丹從古代就是富貴和吉祥的象徵。牡丹花瓣兒大，華麗無比，無愧於花中之王、花中之后的美譽。無論什麼都喜歡大的中國人，所喜所愛也是大國風範，美麗碩大的牡丹與中國人的氣質極其相似，富貴榮華、幸運大吉、長壽健康……中國人每天祈禱的理想都託付給了這美麗的花兒。

在中國，牡丹又被冠為「貴婦人」和「富貴」等美稱。牡丹的華麗是「國色天姿」和「羞花閉月」的代名詞。牡丹是中國人世世代代榮華富貴的人生觀的象徵，時到今日，依然受到中國人的喜愛。在全國各地，尤其是洛陽，每年春天的牡丹花會都是極其盛大的節日。所以，把牡丹作為中國的國花，對中國人來説是最自然不過的了。

日本人最喜歡的是櫻花，她與富貴榮華無緣。櫻花花瓣兒小，一簇簇開放，每年三四月份，裝扮着平原和山野，蔚為壯觀。但是日本人愛櫻花，大概不在她如雲般的美麗。櫻花花開花落只有一周左右，早開早落，只在一瞬間才能感到她的美麗。賞花是看櫻花的開放，但也未嘗不是看櫻花的凋落。有一年四月，我和日本朋友一塊兒去看櫻花，櫻花紛紛飄零如過眼煙雲，我也感到了一種生命的震撼。

日本人對瞬間完結的美有一種感動，當武士為自己的集團而剖腹自殺的一剎那才是最美的瞬間。所以，才有了「花是櫻花，人是武士」一說。一剎那盛開，旋即凋零。這才是日本人的生命觀。為了這燦爛的瞬間而奮不顧身，這是悲壯的美的瞬間。

對韓國人來說，木槿又是怎樣的植物呢？

我第一次見到木槿是來到日本之後。一天和日本朋友在大阪安靜的住宅街上漫步，突然一家院牆裏盛開的白花兒映入眼簾，朋友說：「小金，看，那就是你母國韓國的木槿。」

我心頭一震，忙着看個仔細。但這與我迄今為止頭腦中描繪的木槿的形象相去太遠了，她讓人聯想到芙蓉，與牡丹和櫻花相比卻顯得極為樸素，很不起眼。

那麼韓國人為什麼把這麼樸素的花兒當做國花呢？對此，我進行了自己

的思考。

木槿，在朝鮮半島的村村鎮鎮到處可見，在百花園裏可謂小家碧玉，但是木槿開了落，落了又開，數千年來是在外來侵略與自然災害中不屈不撓的白衣民族的靈魂，是朝鮮民族的象徵。木槿花兒飽含着民族的淚水與悲哀。

如果說牡丹是中國人祈求富貴榮華的理想之所在，櫻花是歌頌日本武士追求生命意義的生命觀的話，那麼，正像「木槿花開三千里」這一韓國民族的情感表現一樣，這是朝鮮民族浴血保衛三千里錦繡江山的愛國心的象徵。

在東亞三國中，愛國心和民族心最強的還是韓國人。這是因為在不斷發生的外來侵略的民族危機中，他們具備了與祖國共存亡的生命體驗。

讀金素雲先生的《木槿通信》的那份感動，至今還記憶猶新。在該書的最後，先生寫了移居日本鎌倉時在院子裏種一棵木槿的事兒：「我住過的那個

房子已經沒有了，那院子裏的木槿花兒也不再開了吧？但是一閉上眼睛，那白色的花兒就在我的眼前。」

中國人愛牡丹，是想給貧困的生活加上些富貴的夢想；日本人愛櫻花是為了崇拜瞬間結束生命的殘酷美，韓國人愛木槿是要在亡國的悲哀中培育不屈不撓的愛國精神。

牡丹富貴，卻有些世俗；櫻花美麗，卻有些殘酷；木槿質樸，卻有些悲哀……人世間，哪有盡善盡美？

目錄

I 裸體三國志

三國人的耐性 14
「表現」、「含蓄」、「被動」的三國人性格 20
中國人「傻瓜」、韓國人「聰明」、日本人…… 28
差不多主義 34
謊話、大話、不痛快的體質學 40
招牌和貨物的比較 46
初次見面的客套話 52
「忍」、「恨」、「勞」的文化人類學 60

II 文化三國志

一眼認出東亞三國人的方法 68
最在乎別人評價的民族 74
「買春旅遊」「補品旅遊」「購物旅遊」 80
貧嘴與沉默 84
冬天的雨 90
吵架的比較 96
漢字文化與圓體字文化 102

III 豔情三國志

性的饗宴 108
被窩裏的國際化 114
三國女性誰最美 120
與三國女性的戀愛體驗 124
東大、漢大、北大廁所文化考 132

IV 生活三國志

酒與東亞三國人 138

三國飲食文化比較 144
開水、茶水、米湯的比較民族學 150
筷子的比較文化論 156
紅色中國、原色韓國、雜色日本 162
服裝反映出的美學意識 166
化妝美的差異 170

V 歷史三國志

萬里長城的封閉性 174
三國序列與歷史感覺 180
三種不同的德行 186

「幫會」「國家」「家族」的社會人類學 194
《忠臣藏》、《春香傳》、《三國志》 200
「仁」、「孝」、「忠」的比較儒學 204
東亞這棵參天大樹 214

I

裸體三國志

三國人的耐性

日本人的急躁、沒耐性在國際上亦有定論。住在日本，每當我切身感到時間觀念屬第一的日本節奏時，就不由得想起中國人的悠然自得。只看走路的姿勢，我們就會發現，日本人特別快。由於走得急匆匆的，腦袋總是伸出去，所以我們經常看到烏龜狀的身姿。在日本人裏，大阪人走路的速度最快。根據統計，大阪人每秒走一點六米，在日本絕對全國第一，與每秒走一點三三米最慢的鹿兒島人相比，一分鐘竟有十六米的差距。

在街上我們經常可以看見，大阪人由於性子急，很難一動不動地等紅燈。不要說年輕人，就連六十歲的老年人過人行道時的速度也不比年輕人慢。

乘電梯時，日本人也幾乎都是不停步。假設有十個人停下來的話，其中

恐怕有七個是中國人和留學生。

在喝酒上，與中國人和韓國人相比，日本人特別快。中國人、韓國人和西方人喝酒為了助興，盡量慢慢喝，而日本人卻快喝快走。儘管日本人喝酒次數居多，他們卻似乎無視飲酒過程中的愉悅。

韓國人的缺乏忍耐力、性子急和日本人不相上下。

在首爾（漢城），經常聽到的韓語是「叭利、叭利」（快快）。對韓國人來說，幹什麼都快是美德。睡覺「叭利」，起床「叭利」，吃飯也「叭利」，學習也「叭利」，如廁也要「叭利」。所以中國人最能聽懂的也是這句「叭利」。

但是韓國人的性子急和日本人的急躁卻不盡相同。如果說，日本人對骯髒的環境和浪費時間容易急躁的話，那麼韓國人則與其相反，對環境還有一定的忍耐力，主要在人際關係上容易急躁。

日本人自古受惠於山清水秀的島國，在潔淨的環境裏生活過來，所以特

別難耐污濁的環境，可在人際關係上卻有忍耐力強的一面。因為日本文化自古就強調控制感情讓人感到美，所以即使意見相左也能忍而受之以求保持圓滿的人際關係。

韓國人生活在與大陸相連的不太優越的自然環境裏，有對環境的忍耐力，但在人際關係上卻缺乏容忍。由於感情奔放也具有美感，所以如若與人意見不合，就忍無可忍地一吐為快。

與日本、韓國的急躁大相徑庭的是中國人的「慢慢的」。這個「慢慢的」已經成了表現中國人悠然自得的國際通用語了。可以說，「慢慢的」所表現的中國人的忍耐力是世界第一。

日本漢學界首屈一指的諸橋轍次驚歎中國人的忍耐力，稱之為「不死之軀的國民」，他曾說過：

漢口附近的酷熱，是我們難以忍受的，可就在這裏，有的中國人竟然頭枕灼熱的石頭睡覺；一靠近內蒙就特別冷，冷得能把人凍僵，可是在那兒，竟能看見一群只裹一張報紙雀躍而行的人。他們健康體魄的強韌勁兒，實在是讓人驚歎不已。

連同一地區的東亞人都這般吃驚，西方人大概會把這看成是超人的忍耐力吧。

在我上小學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時會看見賣雜貨和雞雛的小商販，他們是從浙江、河南和山東等關內地區走到東北來的。有個從浙江來賣雞雛的老太太，她步行了幾千里，雞雛都長成大雞了。

與日本人、韓國人的急躁相比，這種讓人懼怕的忍耐力，堅忍不拔的「慢慢的主義」更加引人注目。中國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東京、首爾（漢城）沒有區別。北京、上海與東京、首爾（漢城）的相似程度，竟能讓人產

生這是不是在東京和首爾（漢城）的錯覺。但是，也有不同之處，這就是中國人的走路姿勢。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散步似地慢慢走；過人行道時，也不像大阪人那樣匆匆忙忙。

鄧小平訪問日本時，日本政府為了讓大陸的最高領導人見識一下從東京到大阪只需跑三個小時的超特快，特意請他參觀了堪稱世界最高速的新幹線。日本首相問鄧小平的觀後感時，或許期待着的是讚不絕口的「真乃人間奇跡！」，可是鄧小平卻出人意外漫不經心地說了一句：在我們廣闊的大陸都沒有這麼快的列車，在日本這麼小的國家，跑這麼快，有什麼必要？

這個小插曲是真是假另當別論，有趣的是表現了中國人的「慢慢的」文化。也許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至理名言。

據說現在，日本和韓國的許多企業到中國投資，在與中國當地企業合資

時，常為中國人的時間感苦惱不已。此時，日本和韓國的「急性子」發揮不了作用，他們必須適應中國人的「慢慢的」主義，很快地調節時間感的差距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人的忍耐力、「慢慢的」節奏，是從古至今在嚴酷的自然環境和不斷發生戰亂的歷史環境中養成的。土地遼闊，時局因天災人禍而總是處於不安定的狀態，所以人口流動大，人們在逃荒路上要花好多時間。於是，性子急是要不得的，「悠然」也就成了中國人在這種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生存下去的智慧。如果不能理解這一特殊性，與中國人的交往就可能以失敗而告終。

富於忍耐、喜歡「慢慢的」中國人，也有出人意外「快快的」時候，在急於賺錢上，中國人比誰都快。以精於商貿而聞名於世的華僑更以快而著稱。為了賺錢不能浪費時間，搶先一步是經商秘訣。

我喜歡首爾（漢城）古色古香的仁寺洞，每次去韓國我總是住在附近的賓館或旅館。走在充滿濃郁的韓國風情，古董、樂器和文具店鱗次櫛比的大街上，對我來說，無異於民族文化的巡禮。

徜徉在仁寺洞的店舖裏，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不，與其說是發現，莫如說是注意到一個共同的現象：在店鋪的陳列窗裏，肯定擺着華麗的、高級的、大的貨物，也就是盡擺好東西。在顧客出入的地方放着好東西，裏邊放普通的小東西。我喜歡臉譜，經常去的那家店，也是前面擺着最大最貴的，越往裏去東西就越小。

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去古玩店，最外面象徵性地擺一些小東西，不

值錢的；店家聽客人說想要什麼樣的貨之後，才從最裏面拿出藏好的寶貝給你看。

從這個現象裏，我發現了潛藏其中的民族性差異。就是說，韓國人有重表現的性格。而中國人則有善於隱蔽、不溢於言表的性格。

接觸韓國人總讓人感到他們確實是善於表現的天才。據說，不管走到世界的哪個地方，也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裏生存，自我表現最突出的是韓國人。

韓國的招牌美得無與倫比，服裝和物品的原色系列設計能夠讓人一下子過目難忘。日本的設計穩重清潔，讓人感到「寂靜」；中國的設計，既不華麗也不簡潔，讓人感到有一種悠裕、留有空白的有待完成的沉重。

一位做導遊的朋友說，在中國，大多認為韓國的旅遊者是最熱鬧的外國人。日本人，總是跟在中國旅行社的導遊身後，一邊靜靜地記筆記一邊配合導遊工作；可是韓國人，也許是由於個性強，什麼事總是個人意志優先，不

守規矩，所以帶他們真是不光身子累，心也很疲勞。

韓國人表現激情最典型的是一句口頭禪「唉溝」。韓國人張口不離的「唉溝」，既是悲痛的時候發出的詠歎，也是感激時發出的感歎。讓我們看一下飛機遇難者家屬的行為，韓國人是捶打地面，放聲大哭；而日本人則默默地哭泣。

前幾年韓國出了一本書：《會表現的人最美》。書名本身就是這種國民性的最好表達。要是在日本，恐怕書名就會變成《表現慎重的人最美》。

比起不論在何時何地都不能不表現的韓國人，中國人當然具有大陸化的強烈表現力，但卻不像韓國人那樣為表現而表現。就像吝嗇的人總是把花錢控制在最小限度一樣，中國人控制表現，更注重強烈的隱蔽意識。

中國的成語「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就是這一隱蔽意識的最好說明。日本

人的表情也讓人難以揣摸，但中國人的表情，即使是極自然的，想要讀出其中真正心情也不是容易的事兒。

在著名的《菜根譚》裏，有這樣的教誨：

覺人之詐不形於言，受人之侮不動於色，此中有無窮意味，亦有無窮受用。

這就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想法：出頭的椽子先爛，退一步海闊天空，愛叫的狗不咬人。但是，這決不意味着消極地對待人生和缺乏上進心。這正是中國人在表現與隱蔽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點，更好地生活下去的智慧之一。

據說在中國的一個大城市，有一個韓國人的社長，在酒吧裏拿出一百美元，趾高氣揚地對女招待說：「你們沒看過這種錢吧。我們韓國人都是大款。」話音未落，就讓旁邊喝酒的另一位朝鮮族大款給揍了一頓，在中國的醫院裏躺了一個多月。表現欲太旺盛，就有飛來橫禍的可能。

在我的故鄉瀋陽，兩年前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有一位獨身老人，每天靠賣「十三香」（十三種調料）維持生活。他穿着破爛的黑上衣、破破爛爛的褲子，腰上繫着破布條當褲帶，這打扮和叫花子沒什麼兩樣。可是，老人死後，在他家的床底下竟發現了一百三十萬元巨額人民幣。這位百萬富翁每天都睡在如此多的人民幣上，並通過他的死告訴了我們中國人不溢於言表的隱蔽意識。

和韓國人的表現意識、中國人的隱蔽意識有所不同的是，日本人具有一種「被動」意識。日本人沒有韓國人那麼旺盛的表現力，也沒有中國人那種控制表現的能力。但是，不善於自我表現的日本人，在善於接受對方這一點上確實很優秀。

在世界上，大概極少見到像日語這般「被動」表達方式極發達的語言

吧。「れゐろれる」這一表現，對外國人來說，是最難的表達方式。我一直使用表達自己立場的韓語和漢語，所以很難習慣這種「被動表現」。

在自我介紹時，韓國人總是在如何幽默地給對方留下好印象上下工夫；中國人也極善於推銷自己。而日本人卻總是為了不顯示自己而表現慎重，並以此為美德。

有一個小笑話：

中國企業為招聘日本僱員而進行面試，一個前來應聘的日本青年話說得極為謙遜：「我，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能，可是……」

「我，沒有……」

「我，沒……」

因為從一開始就只有「沒、沒有」，所以諳熟中國式詼諧的主考官突然問道：「那麼，你也沒有下邊的物件嗎？」

「是的，沒有……不，有。」

據說，考官給他下了個「連自己是誰都不能充分表現的人，肯定幹不好工作」的結論，沒有錄用。表現過於慎重、過分被動的日本人，在中國人和韓國人看來，也許讓人感到有些軟弱。

我剛來日本時，接觸到的盡是些彬彬有禮和藹可親的日本人。那時我就想，這般優雅柔弱的民族當真統治過韓國三十六年，侵略中國犯下了那麼多滔天罪行嗎？從而受到了難以置信的衝擊。

然而，歸根到底還是民族性的差異，所以與其只是過分強調「是有差異」，不如首先加強相互間的理解。



John Leung / Shutterstock.com

中國人「傻瓜」、韓國人「聰明」、日本人……

不少韓國友人，經常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中國傻乎乎的人有那麼多？」

他們說這話時的表情，臉上洋溢着韓國比中國先進的優越感。

日本人雖然嘴上不說，但有時也能讓你感覺到這種表情。

確實中國有很多人看上去傻乎乎的，這也許是事實。我在日本留學，每次回國，看到那些對穿衣化妝毫無概念的城裏人和鄉下人疲倦的樣子，也總是覺得當真有點兒那個。日本人，連男的也都每天化妝打扮，公司職員身着筆挺的藏青色西裝，上年紀的人也毫不示弱，梳光頭髮，提起皮包，瀟灑大方、禮貌周全。

而在中國，就是在大學的教授中，也有一些人讓你一看那身打扮和面部表情，不禁心生疑竇：這也是大學教授嗎？比起日本人和韓國人來，一遇到在衣着和髮式上不動心思的中國知識分子，很容易讓人產生錯覺。

我有一位中學同學，現在是某工科大學比較活躍的副教授。久別重見，他竟戴着摘去帽徽的軍帽，讓我大吃一驚：「哎呀，又發生文化大革命了嗎？」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中國人都流行戴軍帽，所以我就這麼調侃他。可他卻笑着說：「哈，這不也蠻好的嗎？」學富五車藏胸中，是非評說由他人。

這種形象，在日本人和韓國人眼裏也許就是傻瓜。雖說看起來傻，你要是真以為他傻，可就大錯特錯了。中國人經常使用裝傻的智慧，尤其是知識分子和政治家，最愛用的就是「難得糊塗」。在知識分子和政客的書齋裏，經常可以看到這幅由中國清代著名畫家鄭板橋的四字名言製成的掛軸。我們

也經常聽到他們以「難得糊塗」為座右銘的佳話。

比起知之說知之，知之裝不知更難。佯作不知要有充分的智慧，這比知之不多卻急於表現不是更屬上策嗎？先做傻瓜，好好聽對方說完後，再瞄準其弱點加以攻擊，最終被擊敗的還是趾高氣昂的一方。不用多說，這種「傻瓜術」，無論在處世哲學方面，還是在戰略戰術方面，都有着令人稱賞的長處。

像中國人這樣把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民族，在東亞是絕無僅有的。「喜怒哀樂不形於色」，就是不許讓感情外露的勸誡。日本人也經常受到表情難以揣摩的指責，但這與中國人是有區別的。可以說，日本人總讓人覺得彷彿是少不更事天真爛漫的孩子，而中國人卻有着成年人讓人難知底裏的成熟。

韓國人是表現喜怒哀樂最激烈的民族。性子急，有當場就徑直表達感情

的直率性格。所以，說韓國人是世界上最不適於當間諜的民族，也不無道理。

不知是有幸還是不幸，韓國人和日本人與中國人相比，似乎傻瓜少，聰明人多，頭腦靈活，看着有派頭。尤其是韓國人不善於控制自己的感情，總是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說，所以有更強烈的自我表現欲和自我主張。我的身上也流着朝鮮民族的血，所以也覺得自己不善於控制感情。

韓國人聚在一起，經常由於各持己見而大吵大鬧。幾年前，同志社大學的一個晚會上，我和幾個韓國留學生同席。他們就西紅柿是水果還是蔬菜這個問題，竟一直爭論到深夜晚會結束，最後也沒有爭出一個所以然，好不容易開一次晚會就這麼折騰完了。要是有一個人先認輸，晚會還會照樣熱鬧，我對自稱聰明的韓國人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

韓國人認為認輸比什麼都恥辱。漢陽大學的金容雲教授曾指出：「韓國人不重內容，更看重名分。因此，認輸就是輸，不認輸就是贏。韓國人如果

輸了，就會改變一切，甚至連價值觀也會改變。」日本人也有與中國人類似的「雖然認輸卻是贏」的價值觀，而韓國人則恰恰缺乏這種認識。


正六品
正五品
正四品

差不多主義

「どぅる」（DOMO）是解開日本文化之謎的關鍵詞。這麼說，一點兒也不過分。外國人最先記住的是這個「どぅる」。幾年前，在一次中國留學生的聚會上，我說：在日本，只要記住「どぅる」和「すみません」這兩個詞，過最低限度的生活就沒問題。大家聽了都笑起來。「どぅる」是多義詞，根據不同場合，可譯為「對不起」「謝謝」等。

和這句方便的日語比較接近的，在中國有「差不多」，在韓國有「管差奈喲」。

在中國的日常生活裏，最經常聽到的恐怕就是「差不多」。「差不多」集中表現了適可而止不求精細的思考方式。可以說，中國這個國家是「差不多」

的國家，以「差不多」的行動方式，形成了「差不多」的社會。

在通用「差不多」的中國社會，人們的行動節拍極慢，萬事都無所用心，對自己的工作不求精確，對別人的服務不求親切。「差不多」的害處極大。工作不精益求精，產品的精密度下降；缺乏服務精神和合同意識，不遵守約束。只追求實際利益和最終結果，在具體行動上則往往忽視細緻的過程。和中國人交往，一定要理解重「大」而輕「小」的特性。

韓國人的「管差奈喲」，和中國人的「差不多」極其相似。

這是韓國人處理人際關係和運轉整個社會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潤滑劑。雖然和中國的「差不多」有些程度上的差別，但我每次去韓國都能感受到它與「差不多」沒有什麼兩樣。

到韓國的樂趣之一是購物。在日本都是明碼實價，沒有討價還價的，顧客也不會說：「給打個折」，這是常識。可是在韓國購物，打折是常識。只要

會說一句「請給我打折」，就會使購物的樂趣倍增。打折，就意味着價格，可以自由調節，這是因為「管差奈喲」主義在起作用。

韓國的交通事故世界第一，偷工減料的工程事故頻頻發生。可以說，這都是文化的產物。在工作上「管差奈喲」式的思考方式必然會招致無視過程、只看重結果的結果主義。

一九九七年八月五日在關島機場附近發生了ＫＡＬ機墜毀事件。我是在仁寺洞的一個賓館裏看的新聞。和我同行的是在京都大學留學的弟弟。他說：「這大概和韓國人的『管差奈喲』思考方式不無關係吧。」

像波音那種性能良好的飛機，只要控制好起降，就不至於釀成慘禍。覺得「管差奈喲」，注意力稍不集中，就發生了意外事故。我和弟弟都這麼想。雖然機場方面也有出錯的時候，但ＫＡＬ機事故不斷，還是和「管差奈喲」

有關。

韓國的出租車中有比一般車高高在上的「模範出租車」，這在日本是難以想像的。作為服務業之一的出租車，對所有的客人當然都要提供同一水準的服務，所以沒必要特意選出「模範」。這是日本社會的基本想法。但是在韓國，司機會適當地糊弄客人，所以才有樹模範的必要。不守時間的韓國人，其觀念與中國人一樣，或者有過之而無不及。可信度低也是「管差奈喲」文化的特徵。中國人即使「差不多」，也是一旦可信，就能夠徹底信賴，尤其更強調「受人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可韓國人是在受恩之前守信，受恩之後「信」度一落千丈。

與「差不多」和「管差奈喲」形成對比的是日本人細緻、親切主義的文化。日本這個國家其社會結構本身就彷彿是一台巨大的計算機一樣精密。看着社會以秒為單位準確運轉，我有時想，日本列島就彷彿是漂浮在東亞海上

的一架精密機器。

我剛來日本時印象最深的是日本人都拿着一個筆記本。從小學生到公司職員、家庭主婦，總是隨身帶着巴掌大的筆記本，每天的日程在上面記得密密麻麻的。日程，就是把從早晨到深夜的計劃以小時和分的單位分別加以記錄。

在世界上，日本人堪稱守約的楷模。

有一天，在大阪，我和一個女大學生的朋友D約好午後一點在紀伊國屋書店前的大電視屏幕前見面。到了十二點半左右，一個住在東京的韓國朋友突然打來電話，說現在就在我家附近，叫我馬上去一下。我一着急，就忘了和D的約會。吃了晚飯，到了七點多鐘，我才想起和D約會的事兒，決定和朋友一起去紀伊國屋看看。一邊往書店趕，一邊想，她也許正在家裏沐浴

吧。可是，讓人吃驚的是她還站在那裏。一看見我，她就說：「你總算來了。我往你家打了幾十個電話。」

我連聲說「對不起」，表示歉意。在幾近愚頑地守約的她面前，我不由地深深低下了頭。

每一個日本人甚至日本整個社會都具有不允許「差不多」和「管差奈喲」的特性。一定是這種特性，使日本的產品世界第一，使日本社會變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富強社會。

但是，我總覺得日本的精確和親切中，似乎缺少點人情味兒。人情上再多些熱度，精神上再豐富一些，日本的未來應會更加光明。

我深信，中國人的「差不多」、韓國人的「管差奈喲」，要是能夠跟日本人的精確與親切相互融和的話，一定會創造出充滿新鮮魅力的東亞文化。

謊話、大話、不痛快的體質學

在江戶時代超級娛樂讀物的草子文學中，有一部名為《謊話八百萬八傳》，作者的名字「四方屋本太郎」，也讓人難以置信。實際上，這是蜀山人太田南畝的筆名。我們不妨引幾段：

萬八曰：欲捕雀，則將酒食灑於庭；雀食之即入睡，以帚掃之。

萬八住信濃時，天寒，自樽取酒，即凍。是故，酒屋以繩制酒柱，以串售之。某時，取酒柱解而飲之，小便是也。

謊話就是謊話，但卻與幽默相結合，讓人不由得付之一笑，這就會變成解除精神疲勞的一支清涼劑。

要說謊話的產地，在東亞，還得屬中國。

我在東亞三國來回跑，憑自己的感覺，日本人最正直，一般是不會說謊的；而中國人的謊話是一大特產；韓國人不說謊，卻有說大話的才能。

我們先看看中國人的謊話。

從大學畢業，當大學講師時，我聽過許多謊話，不時也會上當。有的中國人扯謊就像吃早飯一樣，對這種才能，我感歎為「語言的天才」。

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最受毛澤東信賴的林彪就極擅長說謊，因此，死後也有笑面虎之稱。他有一句名言：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且不說那句有名的「指鹿為馬」了，因為在趙高的淫威面前，被動地說句假話是情有可原的。話說直到一八四〇年都採取封閉政策的中國，根本沒有外部的信息；此時，就連林則徐那樣的大人物，也對西洋男人長着三個「那個」的謊話深信不疑。

為了在過於激烈的競爭社會、在戰亂頻發的動盪中求得生存，說真話，

不如說假話更能保護自己，於是，中國人就特別擅長說謊。如果以《謊話的中國文化史》這個題目寫博士論文的話，那肯定是篇優秀論文。

與中國人的「謊言」不相上下的是韓國人的大話。因為韓國人表現欲強，掌握不好「度」就會變成大話。最近到中國旅遊的韓國觀光客與日俱增，幾乎淹沒了長城。在中國人眼裏，韓國人最具代表性的負面印象就是「韓國人愛吹牛皮」。

「我們首爾（漢城）的天空是世界最美麗的。」

「現在，韓國的經濟生活和日本沒什麼兩樣。」

「水果，也是我們大韓民國的最好吃。」

真像打開了一本牛皮事典。

有很多朝鮮族女性聽信了韓國人的大話，去韓國結了婚；一到韓國就發

現上當了，於是一個個跑到首爾（漢城）去賺錢。他們說，「因為吹吹牛皮不用納稅」，所以就滿不在乎地吹。對這種人，也許最好讓他們納點稅。

中國人的謊話和韓國人的大話，都不合日本人的口味。日本人只是默默地笑，讓人揣摸不透的表情，使外國人感到很不痛快。

在韓國人眼裏，日本人的負面印象之一就是這種不痛快。一九九七年八月，在首爾（漢城）街頭的問卷調查顯示，現在年輕人對日本的印象比以前好多了，然而，日本人這種令人「不痛快」的表情依然不對韓國人的脾氣。

「日本人，總是面帶微笑，默不作聲，反倒可怕。總讓人感到，他們是不是這邊笑眯眯的，卻從身後拔刀相見呢。」這是一個女大學生的感想。

中國的留學生朋友這樣描繪日本人：

「日本人確實在東亞，不，在全世界，也許是最親切、最善良的民族。他們正直、不會說謊，勤奮、守約，這些都是我們中國人應該學習的。但

是，他們的微笑卻難以理解。你搞不清他們到底在想什麼？是贊成？還是反對？真讓人難辦。不是YES或者NO，那種讓人琢磨不透的表情，確實使人不痛快，也許這就是文化差異吧。」

本書寫的盡是些缺點，我覺得，為了真正相互理解和彼此的友誼，對缺點也一定要一清二楚。為了瞭解薔薇花，對其莖上的刺兒也不能一無所知，是為同理。



招牌和貨物的比較

讓我們先看一下相互比較的小故事：

假設「比較文化研究會」新設了一個秘書處。經過長期努力，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也找到了辦公地點；我們試比較一下，決定第一年度預算，圍繞着應該怎樣花這筆錢的問題，中日韓三國的成員的行為。

日本人，首先是要買幾冊圖書資料的；韓國人，要做一個大招牌，掛在辦公室正面最顯眼的地方，辦公室裏擺幾張有派頭的大辦公桌。中國人怎麼辦？不要圖書資料，也不要招牌，先給各界人士發請柬，開個紀念晚會，募捐。這樣一來，研究會的宣傳也有了，必需的資金也集了，可真是一石二鳥。

中日韓三國人都重視形式主義，有顧全對外的「體面」的傾向。其中最

重實利主義、現實主義的，是日本人。日本這個國家是由效率主義經濟集團所構成的社會。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知道，日本歷史就是即物取「實」的歷史。近代之前，日本專門接受具有先進文明的中國文化；一到了近代，就轉向西歐，甩開了中國。

在佛教文化上也是一樣。中國的天台宗，是以理法為原則的真理，也就是重視「法圓」的流派；日本人接受天台宗，卻以事象為原則，即使其變成了「事圓」。

今天的日本政治也不例外，堪稱「實利主義」的政治。雖然他們在心理上討厭美國，但是為了保護自己，就置名譽恥辱於不顧，「向美國一邊倒」。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高呼「美英鬼子畜生」的日本人，一轉身就變成了「哈羅」調，頂禮相迎。跟着「感覺」走的日本人，往往被稱為「聰明，能隨機

應變」，這在國際上是有定論的。

與日本人的實利主義和現實主義對比鮮明的是韓國人的形式主義。可以說，不重視內容，只重視結果的心理，使韓國人變成了形式主義。

韓國人，有那麼一種就連自己的面孔都要用形式主義來加以改造的傾向。太在乎別人的評價，喜歡做美容手術改變形象，這就是想要一下子獲得美的結果的形式主義的表現。

在韓國，整個社會都是個巨大的「KAMUTO」（頭銜）社會。所謂「KAMUTO」，是從前官吏戴在頭上、表示地位和職務的一種帽子。

幾年前，我去韓國時做了一件蠢事。朋友給我介紹一家貿易公司的年輕老闆。我和這位老闆談話時，也是按大學時的習慣，直呼其名。他聽了心裏有些不快，在酒桌上臉色很難看。後來問朋友才知道，這是由於沒有叫他

「××社長」。我感到驚訝：「這個韓國肯定是個頭銜社會！」此後，稱呼韓國人時，就變得處處小心了。

另一個讓我吃驚的是韓國的特殊學歷主義。日本雖然也有這種傾向，但是和韓國比卻是小巫見大巫，在中國，即使從北大、清華和復旦畢業，也沒有那麼讓人羨慕，人們更看重能力。但是，在韓國，那種對一流大學的嚮往，是中國人和日本人難以想像的。只要進了所謂「SKY」三所大學，就等於把好職業的保證書搞到手了，即使不好好學習也無所謂。「SKY」是指首爾（漢城）大學（國立）、高麗大學（私立）和延世大學（私立），女子大學的第一名是梨花女子大學。因為從名門大學畢業，一切都有保障，所以，學生大多不好好學習。

與日本人的實利主義和韓國人的形式主義比較而言，中國人大抵持二元論的觀點，兩方面各佔二分之一。中國人的以「面子」意識為母胎的形式主

義，在國際上也很有名，但其反面，務實精神也很有名。

中國當代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黑貓白貓」理論，堪稱務實精神的極致。「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為了實現現代化的現想，就要實事求是，啟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才；理想就是理想，為了理想，就必須講究實質。我們一定要理解中國人這種二元論的行動模式。

周恩來總理對田中首相最感興趣的就是他在日本是罕見的沒上過大學的首相。在歷史上，不乏家財萬貫一夜間淪為乞丐之人。他們不為虛名所累，雖然身受乞丐之辱，但卻務實求全。形式主義和現實主義共存，這是中國人二元論的人生哲學。這種二元論的思考方式，綜合了韓國人的形式主義和日本人的實利主義。

招牌和內容只隔着一層紙，但其距離卻相當遠。



Bikeworldtravel / Shutterstock.com

初次見面的客套話

「天太冷呀。」

「是太冷啦。」

「聽說今天氣溫是零下五度。」

「都到零下五度了嗎？」

「我是在電視上看到的。」

「死了六個人。」

「真是太可憐啦。」

「是啊，是太可憐啦。」

「其中還有一個十八歲的姑娘。才剛剛上大學……」

「還太年輕啊。」

……

「啊，梅花開始開了。」

「是啊，顏色還有點兒淡。」

「可是，真是太美啦。」

「這是去年北海道的叔叔給我的。」

「哎呀，是嗎。北海道？那地方可不近哪。」

「裏面還有一根……」

……

談話就按這種調門繼續下去。這就是日本人初次見面時的客套話，是典型的會話展開方式。日本人習慣在日常會話裏加進天氣、季節。剛到日本時，很不習慣這種談話方式，發覺這正是日本人的特性之一後，也就逐漸理

解了日本人的談話方式。

同為東亞人，中國人和韓國人在初次見面的客套和日常話題裏卻沒有天氣和季節，而是專門以自己要說的事為中心。日本人跟人講話時，不涉及個人隱私，一般先從天氣和季節展開話題。而中國人、韓國人詢問個人情況不算犯忌，是極普通的。

我們設想一下，在一個晚會上，與不認識的人同席而坐。日本人對不認識的人是不主動搭話的，而中國人馬上就會互相聊起來。先通報姓名。「您貴姓？」接着，再問：「您在哪兒工作？」這是理所當然的。在日本和韓國，問別人，尤其是初次見面的人的工資收入多少，是禁忌。可是在中國，哪怕是剛剛見面的人，也可以問：「你的工資是多少？」同時，對方也會實言相告，愉快的談話展開了。

年輕的女性和家庭主婦在路上相遇，對方穿着不一樣的裙子，「哎呀，你這裙子真漂亮。」一邊稱讚着一邊問：「在哪兒買的，多少錢？」問清了是哪個百貨商店，一分手就跑去買來一件。

在中國，問對方的年齡，不會像日本和韓國那樣讓人感到冒昧。比如，在電車上，打聽同座姑娘的年齡，也不是那麼失禮。有時話談得很投機，女性往往會自己說出年齡來。

在本書寫作中，我曾故意問日本出版社的女編輯：「對不起，你今年多大年齡？」她聽了，感到張皇失措。後來我覺得有點後悔，但是又一次確認了日本女性與中國女性的差別。

韓國人初次見面說些什麼呢？

佔第一位的是姓氏和籍貫。由於生活在比中國還濃郁的以儒教倫理的血緣、地緣為中心的人際關係中，所以打聽姓氏和籍貫是慣用的句式。

「我姓金。」

「我也姓金。」

「祖籍何處？」

「江陵金氏。」

「呵，是出自金時習的家門吧。」

「你的老家是哪裏？」

「安東。」

「那麼，是同班吧。」

互相確認一下，是人們初次見面時的習慣。如果是同姓同宗，則從陌生人一下子變成親戚。就是說，在韓國人的交往中，家族話題是加速互相瞭解的必需手段。

據說，有個中國的朝鮮族朋友去韓國時，人家突然問，「你的祖籍是哪裏？」他說不懂這個詞是什麼意思，於是，就挨了一頓罵：「你是個連祖宗都不知道的傢伙嗎？」

禮節，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特徵，有趣的是，從初次見面的客套話和談話的展開方式裏也可以發現一個國家社交的類型以及文化的異同。

韓國人是感情起伏大的情緒型性格，在社交上一下子就可以同陌生人親近起來，由於以家族為中心的血緣主義和地緣主義容易拉近距離，日常會話和初次見面的話題也大多從這方面展開。

相對而言，中國人不重家系，社交場合更重視地緣關係。中國人不像韓國人那樣，對陌生人馬上產生信賴感。似乎要以「慢慢的」精神，看看再說。

日本人擴展社交圈時大多不管血緣／地緣的關係。話題也大多是影視明星等第三者的事兒。可以說，日本的社交不是縱向的，而是橫向的。

日本人談話裏經常出現季節天氣，這可稱之為日本人新的社交文化。雙方共同感覺着冷暖花香，並產生出同在一個屋簷下的共同意識。

日本人喜歡俳句與和歌，也是要從這種文學中找到季節感，重視季節感，才能得到同屬一個民族的共同感覺。



「忍」、「恨」、「髣」的文化人類學

假如用一個字來概括中國、日本、韓國的文化，我的選擇如下：

中國——「忍」的文化

韓國——「恨」的文化

日本——「髣」的文化

韓國有支民謠《恨五〇〇年》，同樣想來，中國應該有《忍五〇〇〇年》、日本則是《髣一瞬間》。

「恨」的文化，作為韓國文化的典型，在日本廣為人知。但是，一般的日本人說起「恨」文化，大多認識膚淺，認為就是指韓國人對日本人恨之入骨。這是很大的誤解，「恨」的文化與韓國人對日本的怨恨，是不同層次的問題。

我的恩師，韓國的文化人類學家崔吉城教授最先寫出研究《恨五〇〇年》的大作《恨的人類學》，是理解恨文化最好的學術著作。崔教授認為，恨，絕不是怨恨，理解為日語所說的「仇恨」是極大的錯誤。就是說，「恨」，是沉澱在自己本身內心裏的情感，沒有具體怨恨誰那樣的復仇的對象。恨，是對未能實現的夢想的憧憬。

「仇恨」源於憎惡，必然導致復仇。相反，「恨」，是為了使未能實現的夢想復活，發洩沉澱的情感，希望向新的再生飛躍的啟動裝置。

韓國具有代表性的民謠《阿里郎》，堪稱表現恨文化的極致：

阿里郎、阿里郎、阿拉里喲
阿里郎，過了山崗
拋棄了我的人兒啊
走不到十里，讓你腳痛……

作為一個阿里郎民族的後裔，每當我聽到這首歌，就會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痛心。這是一個伴隨着淚水，表達着無論如何難以接受棄我而去這一事實的強烈情感的藝術世界；是對自己未能實現的理想的悲傷。並且，它像冰冷的雪一樣積聚在心中。這有棄無悔的恨，是韓國文化的精華。

與韓國文化的「恨」相對的是日本文化的「劈」志向。李御寧先生提出了「縮小志向的日本人」的主張，我在此想要指出的是在「縮小志向」之前，一定有了「劈的志向」。因為「縮小」應該起始於用刀把大的東西劈開。

日本人在漫長的歷史中，常常是挎刀而生的。刀，堪稱日本文化精髓，武士的命根子。用刀劈這一動作，使日本文化「劈的志向」得以完成。

舉一個和阿里郎相對應的例子：

開放的花兒，終將落喲

喝醉的酒啊，總會醒呀

相見的人兒，要分手啊

花兒你開喲，終將落啊

這就是拿着刀作出來的詩的情感。劈，是理所當然；劈時，是劈的人生。就像有開有落的櫻花一樣，這首詩，充分反映了日本人「劈的志向」。說日本文化是劈出來的，這也不為過。把外來文化「劈」而取之，剖腹文化，剖筷子文化，盆栽和庭院，插花，都是大同小異。所以，「劈」是理解日本文化最關鍵的鑰匙。

中國的文化，是「忍」。「忍」就意味着「心字頭上一把刀」，讓你感受到剜心絞肺般的疼痛，你一定要頂住。這種「忍耐」文化的規矩，確有讓人欽佩之處。中國人的忍耐力，恐怕是世界第一。

《愚公移山》的故事說的也是忍耐；韓信受胯下之辱說的還是忍耐……

在中國，有很多關於這方面的故事廣為流傳。

讓我們先看看「唾面自乾」這句成語：

唐代武則天執政期間，有個名叫婁師德的宰相，他以才德兼備聞名天下。他弟弟被任命為代州知事，赴任之際，來到婁師德居所道別。他忠告說：「一『忍』字須常記心裏。」弟弟說：「好的，我知道了。就是有人向我臉上吐唾沫，我也不作聲地自己擦乾。」而婁師德說：「不，擦臉上的唾沫，就是對對方不滿，所以，要一直等到唾沫自己乾。」

這可以說是「忍」的極致了。這是中國人的「忍耐處世術」。

中國人超人的忍耐力由來已久，它是在貧困的環境和連年不斷的戰亂中培養起來的「人生哲學」。中國人的慢慢的感覺，成年人的風格，君子的風度，都是「忍文化」的產物。

「忍」的文化，現在依然作為一種崇高的人生哲學活在中國人的心中。可以說，理解了「忍」的文化，對中國人也就有一定的理解了。



Kobby Dagan / Shutterstock.com

Ⅱ

文化三國志

一眼認出東亞三國人的方法

在我們東亞人看來，同樣是西洋人，我們很難一眼具體認出英國人、法國人、或者德國人。據說，西洋人只用眼睛也很難區別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

幾年前我去德國柏林參加國際學術會，賓館迎賓小姐把我當成日本人了，她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大吃一驚：「我一直把您當做日本人了！」

其實，東亞人往往由於面孔十分相像，而很難一眼認出來。我在日本見到的日本人都說，中國人和日本人非常像，難以區別；韓國人也說，日本人和韓國人不好區分；中國人當然也不例外。

這是三個國家在文化和人種方面極其相似的外在的證據，自不待言，但在諸多外表的相似裏，也摻雜着截然不同的東西。

我在街上就能一眼認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因為我有秘訣。只要在相似之中找出不同的地方，就不那麼難以區分了。

我和日本朋友Ｎ一起走在大阪繁華大街難波的路上，我指着幾十步開外的女性說：

「你看那兒那個穿斜紋衣服的女性。她是中國人。」

「咦？你怎麼知道的？」他半信半疑。

「嗯，反正是中國女性。」

「是日本人吧。」Ｎ還是不信。

「不，肯定是中國人。」我走到她身前，問道：「你是中國人吧？」

「是，你也是中國人！」她這樣回答。

N吃了一驚，「絕了，小金你的判斷太準啦。」

一般情況下，我的準確率是百分之九十九。

在國際機場的大廳裏，經常會看到各國的旅行團等待辦登機手續的情景。我們來從中分辨出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的團隊吧。

比如，十個人的團隊。一個人在說，其他人都在聽着，不時笑而作答的，肯定是日本人；十個人中，八九個人都在大呼小叫的，當然是韓國人；五六個人在說，其他人一邊聽，一邊四下裏張望的，不用說，是中國人。

日本文化是集團主義的文化，日本人尤其重視集體優先。他們服從集體，向集體妥協，希望把自己融入集體。為此，他們不惜埋沒乃至犧牲自己的個性。所以，代表集體的一個人一旦說話，九個人就會洗耳恭聽，即使有不同意見，也要先聽，然後配合集體行動。即使說話的人不是代表，不喜歡

強調自我主張的日本人，也會把話聽完的。

韓國人，即使代表在說話，他們也要各抒己見。並且，即使在一個人說話也就行了的情況下，他們也要分別大聲強調自己的主張，於是就變得吵吵鬧鬧的。與日本人集團主義文化類型恰恰相反的個人主義文化類型，使韓國人更具有個人主張優先的傾向。

中國人也屬於「個人」型的文化，在強調自我主張上，比韓國人並不遜色。但是，比起韓國人，中國人有能夠控制自己感情的「成熟」。中國人能夠故意裝糊塗，不斷確認自己的位置，從而控制自己的個性，這就是「明哲保身」哲學。中國人不像韓國人那樣耿直強烈地主張自我，而有不時裝裝傻的智慧。所以，五六個人說，其他人一邊參加談話（或裝出參加的樣子），一邊環顧四周。

問題是環顧四周的行為。中國人無論到哪裏都有環顧四周的習慣。遠在

異國他鄉，也是積習不改。

在日本的地鐵裏，我們可以經常看到這樣的光景：日本人總是面無表情地打瞌睡，默不作聲；要是有人一上電車就四下張望，視線不在一個地方停留的話，他肯定是中國人。四下張望的動作，既不是好奇心使然，也不是在尋找什麼。我分辨中國人的秘訣，就靠這個動作。車上要是有韓國人的話，他們不會像日本人的能面那麼毫無表情，而會像配合自由的假面那樣表情豐富。可是，韓國人不像中國人那樣左顧右盼，身子也不怎麼搖搖晃晃。

在日本著述頗豐的中國作家孔健認為，中國人的左顧右盼的行為是出於騎馬民族的習慣，即經常面臨危險的環境、警惕四周的習慣的延續。可是，韓國人也是騎馬民族的後裔，日本人從體質上看也是蒙古民族的後裔。如此立論的話，我覺得，其結論似乎有些牽強，我們必須從其他特徵中尋找原因。

在水土極其惡劣的環境中維持貧困生活的中國人，很早很早以前就身受盜賊之苦。強盜橫行時，並不以竊人財物為恥。竊者，須警惕四周，以防被捉拿歸案；被竊者，亦須百倍警覺，以防禍從天降。「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於是，年年歲歲世世代代，就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習慣。



Stephen Bures / Shutterstock.com

最在乎別人評價的民族

在日本街上，我們經常可以看見等信號的情景。一大群人都在人行橫道上等待着紅燈變綠。A急着想過去，恨不得車道線的信號一變黃，就衝過去。但是，他不會自己一個人先走。他看着周圍的人，要等他們都動起來後，再開始邁步。A是想要最快過去，但是顧慮別人的目光，無論如何也要配合大家的行動。每當遇到這種情形，我就禁不住對日本人的這種行為方式報以苦笑。

當然，中國人和韓國人也不是絕對沒有類似的這種行為方式，但是日本人對周圍評價的顧慮卻有些特別。

芥川文學獎獲得者莊野潤三的小說《游泳池畔小景》中，有一段這樣的

故事：主人公是個公司職員，他由於負債被開除，成了失業者。這一真相，不能對孩子說，也不能讓周圍鄰居知道，於是他就裝出休假的樣子。十天的假期過了，他必須像平時一樣去上班。因此，他又要裝出去上班的樣子，在外面隨便什麼地方轉悠一天，到下班時間再回家。

我讀着小說，對這一蒙蔽別人耳目的行動很感興趣。我認為，這是在乎他人評價的日本人心理的典型模式。

這種心理構造，往往使日本人在國際社會交往中，擔心外國人的評價，從而產生亦步亦趨的傾向。比如，「外國人將會怎麼看我們日本呢？」「我們這樣的日本人，在外國人眼裏會是什麼形象呢？」

一九九三年，我去日本參加「家庭體驗日」項目，和那家人相處得很融洽，尤其和他家讀小學五年級的孩子K關係更好，因為我當過他的漢語家教。

一個星期天，我和K約好了，要在一間茶館碰頭，然後一起去動物園。

超過約好的時間三十分鐘，K還沒有來。後來才知道，他和小朋友突然有事出去了，沒辦法，就失約了。

第二天，K寫來一封很鄭重的道歉信：「我在您這位外國人面前做了很羞恥的事兒，請原諒我的羞恥。」一個讀小學的孩子也能感到「在外國人面前的羞恥」，日本人竟這般擔心外國人的評價，令人啞然。要是中國人和韓國人的孩子，是不會有這種「在外國人面前的羞恥」的心理的。

日本人「在乎外國人的評價」的共同心理，也表現在外國人寫的論日本人的書極受歡迎這一社會現象上。從《菊花與刀》到《縮小志向的日本人》等數百種評論日本人的書，在日本都很好賣。世界上恐怕沒有像日本人這樣在乎外國人評價的了。外國人寫的這方面的書很容易成為暢銷書或長銷書，所以，在日本的外國人中間竟有這麼一句玩笑話：「寫日本論就能成名。」

在文化人類學領域，作為一種分類方法，把文化圈二分為中央文化和邊緣文化，所謂中央文化，是指在一定的歷史時期裏處於領先地位、顯示出先進性的強大的文化圈；相對而言，受其影響的周邊的文化圈往往被稱為邊緣文化圈。

在東亞的歷史上，中國文化曾經處於中央文化圈；日本和韓國等都屬中國的邊緣文化圈。只要屬於處於領先地位的文化圈，邊緣文化圈往往容易產生這樣一種文化心理，或者盲從中央文化圈，或者注意中央文化圈的眼色。

作為大陸延伸部分的朝鮮半島，在中華思想的影響下，創造了漢字文化和儒教文化。因此，韓國人也有比不過中央文化的心理。

而日本卻有「島國」的特殊性，周圍是茫茫大洋，孤懸海外。若把日本比作舞台的話，四面八方都是觀眾的眼睛，所以必須時刻留神。

中國歷史悠久，長期處於東亞或者世界的中央文化圈，這就使綿延至今

的「中華思想」具有優越感和自豪感。因此，中國人不太在乎外國人如何看自己，外國人寫的評論中國人的書也幾乎無人問津。堪稱中國論經典，美國傳教士H．史密斯的《中國人性情論》（Chinese Characteristics），這部寫於一八九四年的書，直到一百零一年後的一九九五年才有中文譯本。這在日本是難以想像的。

在這一點上，中國和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半島上的韓國人，既不像日本人那麼在乎，也不像中國人那麼不在乎。可以說，這是半島式的模式。

但是，現在日本人往往無視相鄰的亞洲人的看法，只在乎西洋人及美國人的看法。這可以稱為過分喪失個性的「西洋俘虜」文化的外化。如此這般，受到同為東亞人的方方面面的批判，也在情理之中。



wdeon / Shutterstock.com

「買春旅遊」「補品旅遊」「購物旅遊」

前幾年，國際社會不斷批評日本在東南亞和韓國的「買春旅遊團」。日本的男性從菲律賓、泰國和韓國等地旅遊歸來，必然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有可愛的姑娘嗎？」「有，大美人，很便宜……」

在韓國等地經常見到這樣的日本旅遊團，人們跟着導遊的小旗無精打采地走着。白天，參觀歷史古跡，拍「V」姿勢的紀念照，吃飯，買紀念品；晚上，在紅燈高照的繁華街酒吧或歌廳喝上一杯，自由活動……這就是日本旅遊團在各地的大致行程。

當然，這也許是有偏見，不過日本男人在中國人和韓國人的眼裏，是「好色」、「色鬼」的形象。

日本每年有百分之十的人去海外旅遊。在東南亞，日本男性旅遊者也留下了「色鬼」的形象。

韓國人對日本人的負面印象是「罕見的色情狂和好色者」。這甚至成了定論。日本人在東南亞的這種行徑，肯定會給相互間的理解和友好關係造成惡劣影響，所以一定要加以整頓。

另一方面，有一種旅遊在韓國社會也開始流行，並受到激烈的批判。一九八八年奧運會以後，韓國經濟發展突飛猛進，掀起了國外旅遊熱，為數不少的韓國人湧向日本、中國和泰國等地。

在這種旅遊熱中，韓國人的「尋找『強壯劑』」讓人恐懼。這就是和日本人的「買春旅遊」互為對照的「補品旅遊」。

在中國被稱為「狗肉湯」的狗肉料理，在韓國則貼上了「補身湯」這一優雅的標籤，是韓國人最喜歡的一道菜。我自己對狗肉料理有些猶豫，日本

人也幾乎沒有愛吃的。在我看來，韓國人愛吃狗肉，除「好吃」之外，有一個補充精力的基本想法。總之，韓國男人對凡是被認為有助於補充體力的食物和能製作強壯劑的材料，都執着追求，可以說是勇往直前。

這是我在首爾（漢城）秘苑附近碰到的情景，一個從鄉下來的中年人在路上賣山藥，旁邊圍着幾十個穿西裝的上班族，他們想要買這種有名的強身劑，正為了討價還價而大吵大叫。

在首爾（漢城）的大街小巷和地鐵過道，從中國出來打工的朝鮮族帶進來的鹿鞭大受歡迎，聽說有一段時期，一根竟開價三十五萬甚至一百萬韓元。在韓國人海外旅遊熱的背景下，尋找強壯劑最終成了「補品旅遊」，他們在中國的南方和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地區喝蛇膽，在中國的北方等地區吃熊膽。而在中國，熊膽和虎骨的價格暴漲，投韓國人之所好的假貨也應運而

生。

我的一個韓國朋友一九九六年八月去延吉，花三千五百美元買回一根叫虎骨的東西，後來一鑒定，說是牛骨，驚呼上當。據說在中國東北地區，熊場和熊膽加工廠就有三百家，這些都是專門為「尋找強壯劑」的韓國人開設的。熊在中國境內是一級保護動物，不可能有人飼養那麼多熊，熊膽當然也就不會多得溢出來了。

中國人形容韓國人對強壯劑的執迷不悟時說，「只要說是強壯劑，就連狗屎也能吃。」這可是不能夠一笑置之的。

中國人去海外旅遊，往往會帶着大包小包許多物品回來，這就是所謂的「外國產品購物旅遊」。

貧嘴與沉默

東亞三國的語言適合於什麼樣的場合使用，要是按語言特色的情緒表現方式來加以比較的話，一定能夠發現極為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向戀人表達愛情時，用漢語最好；討價還價時，用日語為佳；打架時，用韓語則最合適不過。

漢語有四聲，更富音樂性，適於談戀愛；日語是注意對方立場的「被動」語言，適於談生意；韓語喜好直率激烈的表現，用於爭長論短是優異的武器。當然，漢語的四聲也起伏激昂，聽起來有點兒吵，也適於辯論。

根據我對這三個國家的體驗，中國人和韓國人比較饒舌，日本人沉默寡言。

在大學院的講習班或研討會上，中國和韓國的留學生人數雖少，卻比日本學生發言率高，日語雖然不太流暢，但毫不畏懼地大聲發表自己的見解。H大學的講習班，一看學生的面孔，就知道是國際性的，但那裏只能聽到中國留學生的發言，簡直是個中國人的世界。一看見日本學生坐在那裏一聲不響的，你真會懷疑他們為什麼來參加這個班。

日本人外語較弱，這似乎是國際上的定論。他們的會話和發音尤其差。國際學會對日本人的評價是「日本人三S」：

一、SILENCE（沉默）

二、SMILE（微笑）

三、SLEEPING（打瞌睡）

日本人缺乏國際性，經常被外國人誤解的原因，也許與這三S有關。微笑着，默不作聲，所以反而讓人感到不痛快：「這個人，到底在想什麼？」

人們經常說，日語具有非邏輯性的特點，曖昧的表現較多，所以容易引起誤解。並且，日本人大多傾向於把能言多辯和饒舌看作男兒的恥辱，推崇沉默寡言和木訥口拙。日本人的吵架也是武士式的，不是口論是非，而是一下子以刀相見。

訪問一個日本學者家時，我受到了小小的衝擊。因為他的書齋裏掛着「剛毅木訥」的條幅。出自《論語．子路篇》的這句話，在中國鮮為人知，可是在日本的知識分子中間卻很受歡迎。要是在中國，書齋裏掛的恐怕是「難得糊塗」和「學以致用」等諸如此類的名句吧。

中國有一句「不言之言」（《莊子》）的聖人的教誨，但這是在極其嚴酷的歷史環境中說過的話，實際上含有很強烈的自我主張。因為必須保護自己，辯舌之才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人在對敵戰鬥中能夠靈活運用說服教育等

方法，這在世界其他民族中是絕無僅有的。

戰國時代有一個名為縱橫家的流派，他們理論扎實，見多識廣，專門以遊說諸侯為職業。魏國有個縱橫家名叫張儀，一天他和楚國的宰相一塊兒去赴宴，在宴席上，他突然受到了其他一些論客的圍攻，悶悶不樂地回了家。他妻子見了，就責怪他說：

「你呀，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別幹這討厭的遊說啦！」

「看看我的舌頭！還留在我的嘴裏嗎？」

「當然在呀。」

張儀放心地出了一口長氣說：

「只要我的舌頭在，其他萬事不必擔心！」

中國人認為辯才是一種美德和才能，所以崇尚雄辯，除好吃之外，就是好說。在機場的大廳等公眾場所，區別中、日、韓三國人的方法，就看他們

說話多少，好說的是中國人，韓國人次之，日本人再次之。

韓國人的能言善辯，在日本很有名。讀日本文人寫的韓國體驗記，可以說幾乎都毫無例外地用很多筆墨記述韓國人激烈的個性和貧嘴饒舌。

我每次訪問韓國都十分佩服同胞們的辯才。一旦爭論起來，就不管有沒有道理，牽強附會，所以當然是我這個在理的反而輸掉。對韓語不太好的我來說，這是個不愉快的體驗，可是同時也使我覺得找到了一把理解韓國文化的鑰匙，也覺得其樂融融。

日本人經常利用唱卡拉ＯＫ和喝酒來解除疲勞，而韓國人卻有他們獨特的方法。這就是在人的背後講壞話，所謂「陰口文化」。兩個韓國人湊在一起，就往往以別人的事兒為話題。這既是談話的主要內容，也是他們的樂趣。這不僅僅局限於女性，男同胞也把說人壞話當下酒菜。這種說壞話也不

是什麼壞事兒，但是如果讓本人知道了可就要壞事。

在中國和日本，背後亂說別人是一種禁忌，教育孩子時一般都要說：「不許說別人的壞話。」在韓國，這是被允許的。通過說別人壞話，人們求得共同感，形成共同的紐帶，搞活了信息交流。反過來說，說別人壞話的文化也反映了人情世故的深奧。對別人的事兒總是漠不關心的日本人，肯定會無法接受的。

中國人的「陰口文化」比不過韓國人，但也比日本人發達。一定是表現自我的文化和被動文化的差別才產生了饒舌與寡言的不同。

冬天的雨

在日本，冬天也經常下雨。而在中國，尤其在中國的北方地區，冬天很少下雨，只有雪。

可是，即使在中國的冬天，仔細看看，到處也都經常「下雨」。這話是什麼意思？實際上，是我們用「冬天的雨」這一有趣的說法，來形容吐在地上的痰（唾沫）。

吐痰文化或「冬天的雨文化」也是中國人日常生活文化之一。

中國人經常吐痰，這是在日常生活中見怪不怪的習慣。在車站、教室、圖書館、電車等公共場所，人們隨意隨地吐痰，所以，在公共場所的牆壁上隨處可見「不許吐痰，違者罰款十元」的告示牌或標語。

中國的女性經常在街頭吵架，一邊「呸、呸」地吐唾沫，一邊大罵不止。更有甚者，向對方臉上「呸」地噴射過去。不用說，周圍會慢慢聚起黑壓壓的人群，彷彿看動作影片一樣，笑呵呵地看。

吵得差不多了，不知什麼時候會過來一位衛生檢查員老太婆，「等一下，罰款十元。」

「什麼？罰款！人家幹得這麼賣勁兒……」

吵架的一方這麼一說，看熱鬧的大笑。

「是啊。人家為了打仗氣成這樣，你還說什麼呀！」

另一個也對老太婆氣哼哼地說。為了罰款，倆吵架的馬上一齊把矛頭對準了老太婆。終於惹惱了衛生檢查員，只聽「呸」地一聲：「什麼？你們倆想要賣吵架嗎！」

於是，看熱鬧的哄堂大笑。

在日本，不用說這麼有趣的光景，就連在路上吐痰的都幾乎沒見識過。這麼說，並不意味着日本人是不吐痰的人種。我們也能偶爾看見吐痰的人，他們總是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處理掉，這是一般常識。比如，突然要吐痰了，就悄悄地從衣袋裏拿出手帕或紙巾，悄悄地把痰吐在上面，像包金塊似地仔細包好，再放回衣袋裏，等遇到垃圾箱再悄悄地丟進去。紳士優雅，淑女文靜。

韓國人也有不時在路上吐唾沫的壞習慣，我在首爾（漢城）的街上和慶尚南道的鄉村也看見過。我曾經去韓國城市和鄉村，幾次碰到過吵的時候一邊罵「畜牲」一邊「呸、呸」的情形。

但是不管怎麼說，中國人的吐痰還是獨具特色。有的中國學者在書中寫道：「隨地吐痰是中國文化之一，可以說，不知道這一點就沒有理解真正的中

國人。」舉個極端的例子，竟有人在自己家裏的地上吐，然後用鞋底蹭一蹭了事。這壞習慣，好生了得。

中國人這樣吐痰，以至形成吐痰文化的背景，與風俗習慣有密切的關係。單純以日本人和韓國人的判斷標準來看，就容易產生誤解：「中國人是多麼不講衛生的民族？」

中國的國土無限遼闊，整年風不停地颳。尤其一遭到季節風的襲擊，大地就被黃煙籠罩。風沙彌漫，無孔不入。為了排出口腔裏的塵埃，就不得不吐痰。於是就養成了這一習慣。

與大陸相連的半島國家韓國也有季節風的影響，所以同樣有吐痰的習慣。日本四周環海，無論風颳得多麼大，也不會塵埃飛揚，就沒養成吐痰的習慣，反而形成了「吐痰不衛生」的價值觀。

去年，我回老家瀋陽小住。朋友相聚，以酒為樂。席間，一個朋友問：

「日本富得流油，到處都可以揀到錢吧？」

我打趣道：「中國人總以為一去日本、美國和韓國，到處都是掉的錢，用熊掌一劃拉就是一大堆。其實，錢就灑在中國的路上，仔細瞧瞧，銅錢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嗎？」

冬天的路面，凍成了固體的痰隨處可見。朋友們吃吃地笑。那之後，和一位去中國留過學的日本朋友說起這話，他也大笑。

理解鄰國的時候，如果不把這種極其獨特而又普通的習慣以及同自己國家的差異放在心上，就很難深入理解相互的文化和行為方式。所謂「笑笑容易，理解難」。



Hung Chung Chih / Shutterstock.com

吵架的比較

日本人不擅長背後說人壞話，吵架卻是乾淨利落。平常笑眯眯的，藏而不露，一旦吵起架來，「先下手為強」，一下子手足並用，疾風暴雨，三下五除二。「服了」，對手一認輸，勝利者就撒手而去。

正如論日本的名著《菊花與刀》的書名所明示一樣，日本人有喜愛菊花那般美的穩重性格，同時，又有一下子抽刀在手的急躁性格。日本民族就是這種性格上充滿矛盾的民族。實際上正是這種矛盾才典型地表現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徵。武士吵架是日本人吵架的典型的類型。他們不說多餘的壞話，而是用刀砍下對方的頭顱。

我曾在大阪街頭遇到兩個喝醉酒的人吵架。兩人沒怎麼理論，一下子就

打成一團。還沒過兩分鐘，一個說「服了」，另一個說「是嗎？」決出了勝負。由於在日本難得看見吵架，「這很有意思」。正打算好好看看熱鬧，遺憾得很，公雞鬥架，完事兒了。

韓國人吵架，比日本人更有意思，這裏說的韓國人，指的是成年人，他們只動口，幾乎沒有撕打到一起的。現在，年輕人和孩子吵架，有時會又打又踢的，大人們吵架就像說相聲演小品似的。我似乎明白了韓國罵人話相當發達的原因。

在首爾（漢城）的大田街，偶然遇上了吵架的。我正好有空兒，就停下來觀戰。兩位老人不知道為什麼吵了起來。他們都叼着煙，為了讓對方服輸，拼命互相指責。一個說：「你小子不是東西。」另一個說：「不，這事兒都怪你。你這個畜生。」就像說相聲一樣。一邊說着，還「呸、呸」地唾沫四濺。可是他們就是不動手。

不知不覺旁邊三三兩兩聚過來些看熱鬧的人，「這兒在吵什麼？」就停下來看。看熱鬧的越聚越多，吵架的也越吵越來勁兒。為了讓看熱鬧的知道自己多麼有理，他們都互不相讓。於是，從看熱鬧的人群裏走出來一位：「你們都吵夠了吧？」這位裁判的出現，總算使吵架停戰了。一看手錶，約一小時十五分，可謂一場「大戰」。

在中國時，也經常在朝鮮族人多的村子裏看到吵架的。只動口的吵嘴架沒完沒了，等從村裏的老年人或看熱鬧的中間出現一位主持公道的，就算決出了勝負，看熱鬧的也都笑呵呵地：「終於吵完了。」說完各自回家。

我把韓國的這種吵架稱為「儒教式吵架」，其中充分體現了「君子動口不動手」的儒教精神。東西德的統一已成了過時的話題，可是朝鮮半島的南北對立還依然持續着，這不也是一場曠日持久的「儒教式吵架」嗎？

現在，韓國人吵架時經常問對方年齡，如果年齡小，不管是否有理，都是不吵自敗。因為不尊重年長者，不孝敬，是禁忌。在世界上，這也是絕無僅有的。

在中國，說壞話的多，吵架的也多，在街上似乎每天都能看到吵架的。

中國人吵架，有動口的，也有動手的。就漢語來說，吵架是動口，打架或打仗是動手；而日語的「吵架」對應的漢語則是「喧嘩」。可見在動手與否這一點上，是有差別的。中國人吵架，開始是動口吵，越吵越激烈了，就變成了打。這就是所謂吵的階段和打的階段。到了打的階段，吵罵聲依然不絕於耳。動員起漢語文化中所有的罵人話，唾沫横飛，等待着人再聚得多一點兒。

有趣的是，吵架的人在吵罵中不是看對手的反應，而是關心看熱鬧的人的態度。就彷彿舞台上的演員，一邊觀察看客的情緒和心情，一邊調整演

技。有時，為了博得更多的同情，不惜拾起地上的石頭，自擊其面，血流如注。後來者不明真相，同情弱者。

裝出吃虧的樣子，得到觀眾的同情，目的是戰勝對手。中國人的吵架，隱藏着很深的謀略。在中國的武打功夫片中，主人公一開始總是受到重重的一擊，敏捷地退避，裝出體力不支的樣子，最後再給對手致命的一拳。以守為攻，先負後勝，這一謀略，普通的中國人在吵架中也能運用自如，真可謂歷史悠久的智慧。

總之，日本人吵架是武士的戰鬥，韓國人的吵架是儒生文士的舌戰，中國人的吵架是充滿謀術的立體戰。


세종대왕

一九九二年前我在同志社大學留學時，和很多韓國的留學生相處得很融洽。一天，一個研究社會學的韓國留學生L來到我的住處，說想請教個問題。他問我「QIZORU」的漢字怎麼寫，並自嘲地笑着說：「我們韓國人漢字很差勁兒。」

這確實讓我感到了一種衝擊。同一個漢字文化圈國家的精英連個「幼稚」這兩個漢字都不會寫嗎？確實，在韓國，有個不成文的規定，「用HANGURU（韓國文字）就能夠表現得很充分了，所以也可以不用特意使用難寫的漢字。」於是，現在的年輕人就生活在幾乎是無漢字的時代裏。在韓國的出版物中，除一部分報紙和雜誌外，幾乎都是HANGURU的世界。據說，中學

的漢字測試問題是用漢字寫出自己的名字，通過率約為百分之五十；能夠用漢字寫出自己親兄弟的名字和住址的極其罕見。到底這個漢字文化圈的國度裏，脫漢字的時代會持續多久呢？

脫漢字無所謂，只要能用 HANGURU 充分表達。可是看一下年輕人文字的書寫，就能感覺到他們的文化風潮的流向。

日本由於是漢字和假名混用，年輕人沒有像韓國那樣不會書寫漢字，但是似乎寫圓字體是年輕人文化的一個特徵。

在日本，無論平假名還是漢字都寫得大腹便便的，橫豎部分和應該出頭的部分都分不清楚，就像小學生寫的字一樣，當然看起來很幼稚。我曾經問過一個女大學生為什麼那樣寫，她回答說：「看着不是很帥的嗎？像橫着寫英文字母一樣……」

有趣的是，只寫本國文字的韓國年輕一代也有這種寫圓文字的傾向。韓

國的一部分文字和僅有的那部分漢字都寫得很圓。中國的年輕人說：「日本人和韓國人漢字很差勁兒，都寫得圓乎乎的。」說實話，由於不太理解漢字的結構，那些字像中國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剛開始學寫字時的字一樣幼稚可笑。

中國人是不寫圓體字的，也沒有圓體字。中國年輕人大多寫楷書和草書，在日常生活中草書佔絕對多數。所以中國人寫的漢字，日本和韓國的年輕人有很多讀不懂。

三國間的這種寫法上的差別，在互相通信的時候經常發生理解上的障礙。

關於寫圓體字的原因，有的學者找到兩點。其一，經常使用自動鉛筆。自動鉛筆筆芯細，不垂直拿着寫就容易折斷，所以就養成了習慣。這是產生圓體字的直接（物理的）原因。其二，與橫着寫有關，橫寫時圓體字的書寫

速度快。

由於圓體字難看、難讀，所以日本和韓國的學校都禁止這麼寫。但是，所謂禁而難止，圓體字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

對寫圓體字的原因，除以上兩點外，我覺得更與年輕人西洋文化一邊倒的風潮有關。

日語中的平假名取自漢字草書的偏旁，只要知道這一構成原理，就絕不可能想出圓體字來。但是，日本的年輕人長期接受英語文化圈的影響，幾至中毒。他們往往認為假名文字也和英文字母一樣是一種沒有意義的抽象符號，所以就無意識地寫起了圓體字。美國、英國的留日學生寫的假名文字和漢字與這種圓體字一模一樣，這是因為他們不知道假名文字和漢字的構造。歐美人寫的韓國文字也有這種傾向。

韓國和日本的年輕人使用的圓體字，已經丟失了用筆描繪一種東亞畫似

的美。並且在像西方人一樣書寫自己的文字的無意識之中潛隱着「崇拜西洋」的意識。

崇拜西洋意識最突出的日本，青年一代寫圓體字的也最多，韓國次之。中國人沒有寫圓體字的，一方面有漢字結構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崇拜西洋的思想較弱。青年一代圓體字的背景，無意識地表現了崇拜西洋的風潮。

III

豔情三國志

性的饗宴

在此，我們通過對性觀念和性表現的比較，來看一下東亞三國的性文化的差異。

古代中國在世界上文明程度最高，性文化的發展也比較早，漸漸形成了獨特的以性心理、性生理和性醫學為中心的性學。比如，《易・繫詞》認為，「男女媾精，萬物化生。」陰陽和而繁衍後代始形諸文宗。《禮・禮運》認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云：「食色，性也」，揭示了人類不學而能無師自通的生理心理之本性。古代中國的性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得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有力支持，其學術內容已經廣泛涉及性解剖學、性生理學、性心理學、性臨床學、性病理學、性衛生學、性教育和性治療學等各個

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竹簡・養生方》、《素女經》、《玉房秘訣》、《洞玄子》和《玄女經》等。到了宋代，程朱理學對性以及性學的發展有所抑制；尤其是當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正常的性觀念和性表現的壓制都是前所未有的。今天，中國人終於從文化大革命的陰影中走出來，性觀念和性表現都比較自由開放。當然，所謂矯枉過正，正因為受壓抑得太久了，所以，一旦開放自由起來，則出現了「情人熱」與「離婚熱」等極端現象。

在東亞三國中，性觀念和性表現最「先進」的還要數日本。正像男神和女神的結合才創造了日本國土這一日本創世神話所提示的一樣，對日本人而言，性當然是要開放的。

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萬葉集》中有這樣一首歌，其大意是：

鷲棲築波山，有裳羽服津。

男女當少壯，津邊共敬神。

耀歌狂歡會，舞樂聲聲新。

妻會有情郎，我見意中人。

今日互不禁，蒙此山神蔭。

這首和歌描寫的是仁德天皇至淳仁天皇時代流行的祭祀山神的對歌會。這一天，人們聚集在築波山的裳羽服湖畔，一邊唱歌跳舞，一邊進行夫妻關係或戀愛關係之外的性行為。「今日互不禁」，不是指今天不限制夫妻關係之外的性行為，而是指不禁止今天所結下的男女之間的關係。有山神的蔭蔽，一夫一妻制約束下的男女得到了超越或改變原來夫妻關係的機會。

到了江戶時代，日本人的性觀念向着「內外有別」的方向發展。也就是說，妻子為「內」，以相夫教子為職責；丈夫可以在「外」——煙花柳巷中尋找性的享受。所以，日本當時的房中術只在妓女中「口傳身授」。

到了現當代，日本人的性觀念和性表現更加開放、自由，已經發展到了讓我們中國人和韓國人難以想像的地步。走紅演員的裸體影集和黃色雜誌擺在同一個書架上；看罷脫衣舞表演走上街頭，就會碰上等着「援助交際」的女高中生……日本人往往認為，性不是一種禁忌，而是一種日常的藝術，是一種美。對這種性觀念，我們真不知是應該讚美，還是應該批判？

韓國的性文化保守性強，說現代韓國的性文化只是李朝時代男尊女卑思想的延續也不為過。直到今天，結婚的女友一定是處女，這是先決條件。像日本明治時代一樣，韓國政治家還以娶藝人為妻當做最大的恥辱。

延世大學教授馬光洙創作了散文《我愛妖豔的女人》，在現代韓國豔情文學方面獨樹一幟。他後來又創作了長篇小說《快樂的薩拉》，卻被關了兩個月監獄，並被趕下了大學講台。我瞭解到這一事實，感到難以忍受的悲哀。對國家權力控制下的性觀念和由此而生的性壓抑，我們只能舉起雙手。

事實上，馬教授的《快樂的薩拉》，比起日本和中國的現代豔情文學，沒有一點兒過分之處，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韓國的性觀念保守到這般程度，讓人感到的已不僅是吃驚。

一九九七年八月，我應韓國某出版社之邀去韓國訪問了一周，和PREMIUMBOOKS出版社朱社長一起用餐，曾談起過韓國保守的性意識。他對我的觀點點頭稱是，飯後回到他的社長室時，從辦公桌抽屜裏悄悄拿出兩本書。他一邊遞給我看，一邊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說：「這是我一個人偷偷看的。」

我想，這是什麼好書呢？接過一看，原來是《中國的房中術》和《性的技巧》。我不由得笑出聲來。這種書，尤其是一個出版家，不應該堂而皇之地讀嗎？最終，我拿來的一本書稿《妖豔的男人——馬光洙的時代已成為過

去》，在幾家出版社的桌子上轉了一圈，都因為「這本書是有點兒太妖豔了」或「我們社不想像馬光洙一樣受到處分」的理由而不能出版。我的書出不出版事兒很小，可是韓國這麼保守的性觀念卻實在讓人感到遺憾。

有趣的是，韓國人在日常的談笑中卻經常出現與性有關的東西，但要是落實到字面上就得格外小心。日本人在日常談笑中盡量避開這類話題，在文字表現上卻很大膽；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開露骨的玩笑，在表現上也比較明朗。

可以說，只要人類不滅亡，性文化的饗宴就要擺下去，這是不以某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

被窩裏的國際化

最近，「國際化」這個詞在地球村這一大膽提法的推動下十分流行，竟會不知不覺地讓人產生一種錯覺：在地球村裏，已經不需要國籍制度了。

地球村裏開展的國際化運動，是我這「被窩裏的國際化」的大背景。我所說的「被窩裏的國際化」，指的是異民族間的通婚或國際通婚（包括戀愛結婚、性交涉等）。就像一般人學習外語罵人話記得最快一樣，國際化最順手的還是國際通婚。在日本，說「坦誠相見」的直譯是「光着身子互相接觸」，也許當真如此吧。

國際通婚或異民族間的通婚，已不是近現當代的事兒了。《昭君出塞》說的就是漢代美女王昭君為了與匈奴呼韓邪單于通婚而遠走他鄉的故事，文成

公主也因為與異民族的通婚而名垂千古……

高麗時代，很多美貌少女也被拉到中國成了元朝的貢品，後來有些和王族結了婚。為了民族和祖國，她們獻出了自己的青春。

到了近現代，隨着國際交往的增多，國際通婚也越來越多了。比如，中國現當代大文豪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的婚姻生活，就足以載入「國際通婚史」。尤其是佐藤富子（中國名字：郭安娜）的一生，始終不渝地熱愛和平，熱愛中國，熱愛丈夫和兒女，並以善良和友愛之心厚待他人。她是一位偉大而聖潔的女性，她是日本的女兒，她也是中國的女兒。一九八三年，由於一生為中日友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她榮獲了第一屆亞非和平獎。這是對佐藤富子這個日本的女兒，郭安娜這個中國的女性偉大一生的充分肯定。從某種角度說來，沒有這段為時二十一年（一九一六～一九三七）的「國際婚姻」生活，沒有佐藤富子——郭安娜的愛情的滋潤，也就沒有郭沫若後日的輝煌。

中國優秀乒乓球運動員焦志敏和韓國乒乓球運動員安載亨的自由戀愛結婚故事，在中國和韓國幾乎家喻戶曉；中國乒乓球界的老前輩莊則棟和他的日本妻子間幾十年的愛情，也堪稱國際婚姻的典範。

國際通婚，是相互交流和理解國際間的文化和風俗的最直接的渠道，沒有什麼可非難的。在我的朋友中，也有幾個是國際婚姻，雖然我不知道他們被窩子裏的事兒，但看上去，日子過得都很美滿，我真心祝福他們。

但是，說是國際通婚，如果僅只出於性交涉，或有愛情之外的其他功利打算，那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不說離白頭偕老的大團圓結局相去甚遠，也玷污了「國際化」這個神聖的詞彙。

吳善花在其名為《裙子的風》的暢銷書中描寫了韓國離婚女性的悲劇：在韓國，離婚的女性一輩子都被貼上了「不合婦道」的標籤，備受家人和周

圍人的歧視，必須躲到遠遠的無人知道底細的地方去開始新生活。她們選擇的第一個落腳地就是日本這個鄰國。她們到了日本找到一個日本人結婚，了此一生。

「離婚了，就滾到日本去！」這句話竟變得很流行。到日本去的韓國婦女，目的幾乎都是以和日本人結婚為手段取得在日本的永久居留權。

她們離開自己的祖國，在異國他鄉「偽裝結婚」或「國際通婚」的真正理由到底是什麼？當然，其中也有不少人在本國體驗過離婚的痛苦後，希望在日本找到一個體貼的男性，開始新的婚姻生活。但這畢竟是少數。這種「國際通婚」到底能繼續到何時？因為這種「國際通婚」，對國際間的交流不但不能起推動作用，反而是引起國際性社會問題的隱患。

人們經常說，「愛情無國界」。這也是當今世界範圍內流行「國際通婚」的最大前提。但是，在追求「國際通婚」的愛情時，異民族文化的衝突是不

可避免的。那麼，解決各種各樣衝突的前提條件，應該是互相平等、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提高。只有這樣，才能使「被窩裏的國際化」無愧於真正的「國際化時代」的到來。



Gina Smith / Shutterstock.com

三國女性誰最美

我到日本留學前，在一次國際學術會上認識了一個住在日本的學者K，他說：「中國美女多」；又說：「日本很少有美人。全日本的男人臉型都不錯，可是女性就有些不敢恭維。」我當時聽了，覺得有些納悶，因為在電影電視上一直看慣了的吉永小百合和澤口靖子等長得都很美。

可是，到日本住久了，就覺得K的話有些道理。在日本，就是走到大城市的繁華街上，也看不見幾個美人。難怪中國人和韓國人總是說：「日本女的，都是同一種身材，同一種臉形。」在中國和韓國的街上總能見到不少美女，在日本旅遊者裏，這已經成了定論。

和女性相比，日本男性愛清潔，美男子較多，在街上到處可見。大概男

子多美貌，所以女性一般般的臉形反而更引人注目吧。當然，這麼說，並不等於日本沒有美女，只是比例偏少了一些。

在日本，無論男女，臉形都讓人覺得差不多。剛到日本時，這讓我很吃驚。

日本人臉色白，下顎狹窄，鼻子高挺，這是他們鮮明的特徵。韓國人大體上臉龐大，下顎寬，尤其顴骨高，三角眼。中國人與日本人和韓國人相比，具有多樣化的特徵，這無疑是多民族國家的一個表現。但是在三國人之中，中國人的眼神有點兒毒。日本人細目長眉，臉小色白，鼻樑挺拔，給人可愛的印象。韓國人臉大而圓，皮膚白皙，顴骨高嘴唇厚，看上去很性感。中國美人比日本和韓國的美人類型多，有「吊睛」傾向的敏銳目光，讓人感到中國美人的倔強。

中國美人體形好，這在三國中比較突出。日本人一直以為這是因為中國

人經常喝烏龍茶，其實這是誤解。中國女性幾乎不喝茶，而經常喝的是白開水，經常運動。並且早就習慣了坐椅子，所以才能保持腿長腰細的體形。

日本和韓國的女性大多腿短而粗，這主要是由於長期跪坐在榻榻米和火炕上，腿部不舒展的緣故。現代生活，坐椅子的人漸漸增多，兩國的女性也將會有腿長而直的那一天的。

日本人中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虎牙」較多。山口百惠的「虎牙」是日本一寶。據說，因為日本人下顎狹窄，所以牙齒很難長整齊。這理由是否成立姑且不論，日本喜歡虎牙卻是古已有之的審美趣味。看來，山口百惠的可愛還真沾了虎牙的光。

根據人類學家的研究，人類臉龐的大小是由下顎決定的。日本人的臉比中國和韓國的小也是由於下顎太狹窄了。

在日本走紅的影視明星，幾乎都是「小臉美人」，臉小、體形好的更是備受歡迎。比如，觀月阿里莎、安室奈美惠、葉月里緒奈、小泉今日子、神田宇奈等都是這種類型的美人。她們尤其在年輕女性中受到普遍歡迎。也許中國和韓國「小臉美人」走紅的時代也為期不遠了。

從女性面部表情上看，日本人安靜，韓國人激烈，中國人複雜。從她們的表情裏，我們可能會讀出這個國家的社會性和民族性的特徵。

與三國女性的戀愛體驗

「小金你能說中國話、韓國話和日本話，太好啦。我們只會說日本話，真羨慕你。」不時聽到日本朋友這樣的讚美之辭，我就說：「哪裏哪裏，這不值一提，你們不是也會說關東方言和關西方言嗎？」朋友也就笑呵呵的。

說真心話，多虧會說三國話，比其他人多了點兒與三國女子談戀愛的機會，對搞比較文化研究的我，可謂天賜良機。當然，在此需要事先申明，我不對她們本人做高低優劣的評價，只是通過我本人的事例，對這三國女性的普遍傾向進行一些比較。

進入現代社會，女性的地位不斷提高，彷彿真的到了「女性在上的時代」。所以，我在此只就「東亞三國女性誰最強」這一問題進行比較。

我們經常把強的稱為辛辣。因此，我將用三國最具代表性的調料來說明三國女性的辛辣：韓國女子為辣椒，日本的女子為芥末，中國的女子為大蒜。

韓國的辣椒，外觀通紅，一看就讓人覺得辣。吃下去，辣口辣喉，但是，到了胃裏讓人覺得熱乎乎的。韓國女子也一樣，感情外露，一見就讓人覺得很「強」，但卻有讓人感到心裏暖呼呼的熱情。

日本的芥末，或淡綠或淡黃，全是很少刺激的暖色調。可是，一入口，其辛辣卻一下子直衝腦門。不過，這刺激只限於口腔等外部器官，不會引起胃腸發熱的現象。這正是日本女子「強」的最好形容。日本女性外表上穩重、溫柔，在韓國人和中國人看來，極溫柔可親。然而，她們缺少辣椒那種讓人心裏也感到熱乎乎的東西，是「沒有真心的親切」，舉止溫柔表情親切，但心裏卻潛藏着「冷」。

可以說，大蒜綜合了辣椒和芥末的辛辣。但是最終受到刺激的還是胃

腸，吃大蒜，胃會火辣辣的，並且好長時間都會有蒜味兒。中國的女子，比韓國女子還要感情外露，更重人情；同時，也像日本女子一樣城府較深。也就是說，不管韓國的女性多麼強，她們在外人面前還有所遮掩，可是中國的女性卻不管何時何地都要發放自己的「強勁」。

我第一個女朋友是北京S大學畢業的中國女孩，個子高，體形好，有智慧，重人情，但是脾氣很暴躁，總愛對別人發號施令，約會晚一會兒，就氣得不得了。並且她不擅長待人接物。

當時我經常被叫到她住的地方去吃飯。在她那裏，飯要自己盛。有一次我舉着飯碗說：「再給我盛一碗。」她馬上沒好氣地說：「你自己沒長手嗎？自己盛！」在韓國和日本，女性盛飯是理所當然的，可是在中國這種態度也很常見。

不管怎麼說，吃她的耳光，叫我忍無可忍。有一次，由於我做錯了點兒事，她在眾人面前一邊破口大罵，一邊毫不客氣地舉起了手⋯⋯託她的福，我的眼鏡碎過兩次。當然，我不是那種吃了耳光還能忍讓的好男人，於是就只好「再見」了。

第二個戀愛對象是在日本留學時認識的一個韓國女孩兒。她畢業於首爾（漢城）有名的大學，人長得很可愛。可以說，她是韓國比較典型的那種女孩，有主見，心裏想什麼就大聲說出來。但是她那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一下子就會「雨過天晴」。她沒有多少心眼兒，對人極為熱情。然而，大凡男人都怕強的女人，我和她也經常為一些事兒爭爭吵吵，輸的總是我。最後，我對她爭強好勝從不認輸的性格只能敬而遠之。

我們有一次為日本地鐵車站裏鋪設的盲人用黃色通道爭論起來。聽我說「這是條盲人專用通道」，她就堅持說：「不，你說得不對。這是其他別的什

麼標誌。」但她卻說不出這到底是什麼標誌。在電車上，我們爭論了很久，最後還是以我的無言而對告終。她經常堅持不變的觀點就是「韓國文化比中國文化優秀」、「中國人沒有韓國人優秀」……她可以任意忽略一些人人皆知的歷史事實，專揀什麼金屬活字的發明、李舜臣將軍大敗豐臣秀吉，再加上最近的「漢江奇跡」等，就是為了把中國比下去。對她這麼頑強的個性，不擅言辯的我只能舉手投降。

日本的女朋友畢業於名古屋的C大學，在大阪工作。她長得有點兒像酒井法子，確實有中國女子和韓國女子所缺少的溫順與嫵媚。她平常總是笑眯眯的，從未聽她說過「不」字。

我剛剛搬的家沒安空調，房間裏悶熱難當。周六、周日，我一開始學習，她就給我扇扇子，一扇就是幾個小時。有幾次，我覺得於心不忍，就放

下書，請她到涼快一點兒的電影院去。

但是越交往時間長，我就越發現自己沒法進入她的內心世界。她的內心世界，不像中國人和韓國人那麼容易接近。好像一首歌中唱的「其實我不懂你的心」，對戀人也要分清「表面的」和「真意的」，這讓我覺得恐怖，於是也就不得不「明哲保身」、「忍疼割愛」了。

我也許說的盡是她們的缺點，但是這些恰恰都是她們的「強」項，作為三種「強」的比較，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從表達感情方面看，日本人以控制感情為美德；韓國人以發洩感情為美德；中國人則將二者兼容並蓄。韓國人看起來比日本人「強」，主要是因為不控制感情，過於外露；中國人在發洩感情的同時，有時也能為了照顧對方的感情而暫時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

然而，僅僅以此來判斷今天的中國女性是不行的。因為中國女性的「強」

是以在現代中國反對儒教思想的浪潮中，在東亞首先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為前提的。「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一思想就恰恰說明了這一點。因此，中國女性的「強」是理所當然的，以至於「女強人」一詞在中國之流行也不足為奇了。

日本女性的溫柔和親切，在國際上早有定論。剛到日本時，很多中國人和韓國人對商店和銀行等服務業的女職員的和藹可親感動不已，甚至為此怦然心動。但最後發現這親切的笑臉只不過是一種職業上的服務精神……

從個人的體驗上，我對東亞三國的女性歸納如下：日本女性服務好，沒有怨言；韓國女性服務好，有怨言；中國女性服務不好，又有怨言。並且，還可以說，韓國女性表面可怕；日本女性裏面可怕；中國女性表面裏面都可怕。

當然，這些都是基於我的個人體驗的一些印象，也許會不準確。到了現

代社會的今天，女性會越來越強。日本人說：「戰後變強了的是女性。」在女權主義盛行、女性在上的時代，不能適應的男人是蠢貨。

所以，我為自己感到悲哀。



東大、漢大、北大廁所文化考

不管在大洋的東西，男人隨地小便這一不太優雅的習慣都是不變的。在日本，深夜喝完了二次會、三次會的紳士們在大街路邊和樹下放水的，可謂屢見不鮮。就像人們說的，夜晚無淑女，夜晚紳士也不多見了。

一九九六年，在中國上公共廁所讓我倒了次大楣。對中國的廁所知其一二的外國人，也許都有過類似的經歷。那正好是七月下旬，酷暑難當。一進那間廁所，就覺得喘不過氣兒來。憋着吧，正要出去，看到了牆上的衛生局局長簽名的告示，就讀了起來：「禁止在便池外小便！」便池外確實有很多大便和小便的遺跡。在那告示旁邊，不知誰給添了一行：「如果在便池外小便或大便，就剪斷你的那玩意兒。」寫得很恐怖，彷彿真有人拿着剪刀站在那

裏虎視眈眈的，環顧四周，所幸無人，正轉身欲走，一腳踩到地上的糞便，險些滑倒。地面上也有留言：「不要往天上看，注意腳下！地雷在等着你。」留言的人是一片好心，可是遲了，我已經踩上地雷啦。

讀廁所留言，有很多讓人忍俊不禁的幽默。性方面的、批判政治的……半開玩笑地反映出這個國家的社會現實的廁所留言，就更有趣了。

東京大學、首爾（漢城）大學和北京大學都分別是各國的最高學府，比較一下這三所大學的廁所留言，領略一下獨具個性的幽默與諷刺，這對讀者來說，無異於一支清涼劑。

東大的留言：「並不珍貴卻名為珍棒，似此何如？」（珍棒即日語男根之意）下書：「只有一個卻說有萬個，似此者也！」（萬個即日語女陰之意）還有：「村山，政治不是遊戲啊。要玩兒，回到你村裏的山上去慢慢玩！」「細川的傢伙太細了，沒用。國民想要更健壯的粗川。」

細川和村山都當過日本首相。按其先來後到，細川應該寫在上面。對當代政治的不信任和諷刺，都很耐人尋味。

早稻田大學的留言：「大畏重信曰：天載人於人上造人。」這位日本明治時代的開國元勳，可能發表過關於「天」、「人」的言論，所以才讓後人這般念念不忘。

北大留言：「孔子曰，三十而立。晚矣。當為十三而立。」

雖然現在是性早熟的時代，由三十變為十三，這之間的距離也不得了。

漢大的留言：「守護牌是衝向青天這一處女的男根。」守護牌是韓國農村村頭立着的一種木樁。「漢江大橋倒了，永豐百貨塌了，泳三何時垮台呢？」後來是盧武鉉當政。金泳三真的讓漢大的學生給咒跑了。

首爾（漢城）大學對社會政治極為敏感，經常有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

些留言就是大學生們積極參與社會變革的見證。

北大的留言中有這麼一句：「小平、小平，瓶小、酒香，醉了十三億人。」「平」、「瓶」同音，是對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謳歌。還有一句，借了鄧小平那句有名的「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的句式：「不管黑女白女，抓住老外就是好女。」

對改革開放後中國女性的「國際通婚」的一種諷刺，讓人在苦笑之後，還有幾分無名的痛楚。還有借鑒毛澤東名著的：「學習、戀愛是矛盾論，親嘴、睡覺是實踐論。」

這是不是中國大學校園生活的一種黑色幽默？

廁所留言，是在自由得到極大保障的前提下的即興創作，是以像羅丹「思想者」一樣的姿勢而深思熟慮出來的產物。這是最本能的、發自內心的、對現實社會的「苦口良藥」。

各位讀者要是有機會，請務必留意東亞三國以及世界各國的廁所留言，這樣您會發現很多異國文化的樂趣。並且，我有機會打算編一本《世界廁所留言大全》，請您發現什麼有趣的，轉告我一聲……拜託啦！

Ⅳ

生活三國志

酒與東亞三國人

酒被稱為感情的良藥，在日常生活裏是融洽人際關係的一種媒介，所以不管世事推移滄海桑田，人們總是樂此不疲。從喝酒上，我們可以看出截然不同的民族特色。

東亞人大多好酒，但「好」法卻因國而異。日本人和韓國人總是醉酒，中國人卻絕不泥醉不起。日本的深夜風景是獨具特色。那就是「日本餡餅」。在日本的大街上和車站等公共場所，經常能看到醉鬼們的嘔吐物，外國留學生就為其起了這麼個可愛的名字。一到周五周六的晚上，整個日本就變成了「醉鬼的天國」。

在日本，一到了忘年會的季節，就經常能在街上見到小職員和大學生醉

態百出的景象。一般情況下，日本人對醉酒的人持寬大的態度，所謂見怪不怪。即使醉後給人添了麻煩，在第二天，只要打個電話說一聲：「昨天多喝了幾杯，也就……」於是人們也就一笑了之。

韓國人喝酒，堪稱為日本人的學長。首先韓國人比日本人能喝，喝醉酒的人也多。在韓國人的觀念裏，「喝酒就是為了醉，不想醉就別喝。」這幾乎成為一條酒訓。韓國有名言叫做「是酒喝了酒」，這和日本的「讓酒給灌了」完全相同。

日本人喝酒，大多在家裏和夫人舉杯對飲，當然公司內的應酬也時有所見，與其相反，韓國人只和男同胞在外面喝。韓國人對喝醉酒的人比日本人還要寬大，即使做了有失體面的事，只要第二天說一聲：「看我喝了點酒就……」這時對方往往說：「那不怪你，都是酒作怪。」

在東亞三國，韓國人以好酒而著稱。他們有一個在中國和日本不常見的

喝法，不管醉到什麼程度，第二天早展一定要喝「解腸酒」。所謂解腸酒不是酒的名稱，而是為了解隔夜醉所喝的酒。韓國酒的消費量在東亞三國中當仁不讓，稱之為喝酒族也許不會引起爭議。在中國的朝鮮族酒量也在五十六個民族中數一數二，人口僅有三十萬的延吉市，酒的消費量比人口一千二百萬的上海市還要多，在中國的大學校園裏，說起朝鮮族的學生，首先讓人想到的是個個都是好酒量；說起韓國留學生，更是被尊稱為「喝酒遊學生」。

與日本和韓國相比，中國人好酒而不醉，很少見到日本、韓國那樣在大街上醉態百出的情景。這可以說是中國人飲酒文化的特色之所在。

據說當年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的國宴上，招待從抗美援朝戰場上凱旋的英雄們，他分別與幾十桌的英雄們乾杯而面無醉色。乾杯，當然不是日本式的隨意，而是中國式的一口見底。其酒量之大讓人難以想像。並且，酒

也不是日本低度的清酒，而是中國六十度的茅台酒。

現在，在農村或山區，有很多酒豪，只要一盤炒崩豆，或一棵大蔥一碟大醬，就可以喝下一瓶甚至兩瓶六十度的老白乾。真是地地道道的海量。

中國人喝酒為什麼不醉呢？我看首先是中國人即使喝酒也不放縱自己，這其實是自我保護、自己節制的意識在起作用。從歷史上來看，國內經常處於戰亂和外族侵擾之中，區區一己之軀，稍有不慎就會一命嗚呼。所以絕對不能以酒亂性。當然，這裏所說的性，是指人的精神意識。

中國有名話叫做物極必反，無論幹什麼，都要適可而止，為了不過度，就要有所節制。《論語》中說得更是直白：「唯酒無量，不及亂。」

大詩人李白以「李白鬥酒詩百篇」而名聞古今，但人們同時也銘記着因其好酒而導致其子都有先天性殘疾的教訓。正因為如此，中國人對醉酒的人就不像日本、韓國那麼寬大，而往往相當嚴厲；飲酒犯罪甚至要加重處罰。

喝酒不忘節制，這與為醉酒而喝的日本人和韓國人是截然不同的。

那麼，在東亞三國人裏，哪國人的酒量最大？我想應該按中國人、韓國人和日本人的順序排列。這與各個國家的飲食生活是有很深的關係的。喜歡吃多油脂、熟肉食的中國人和韓國人，體質上具備抵抗酒的要素。並且中國人像韓國人，喝酒時亦不停地吃，所以也增強了抗酒精的能力；而日本人只吃一點生魚片或素食，當然就不勝酒力了。

中國的路上吐的是痰，日本的路上吐的是「日本餡餅」，韓國是否應該把這種餡餅叫做「奇基米」？


宝山
海
魔王
久米島
月の中
天草
兼八

三國飲食文化比較

「你吃飯了嗎？」「吃了嗎？」

這句中國的客套話，日本人和韓國人也都知道。近些年開始說「你好」了，可是在農村，尤其是偏遠山區，這句話的使用頻率還是比較高。在韓國也曾經有過「吃過早飯了嗎」的時代，而日本卻一直是「這天氣可真好」之類的與氣候和季節變化相關的客套話。

據說，曾有個從上海去日本的留學生對指導教師說：「您吃早飯了嗎？」這位先生聽了就想：這個學生一大清早就只關心吃飯，他能學到些什麼？一句「吃飯了嗎」，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傳統的飲食願望和食為先的思想。

在《漢書》裏就有「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的名言。對民而言，所

有的一切都是為了食，這比政治大事還讓人勞心費神。對中國人而言，什麼都可以吃，比如「吃虧」。當然，吃虧是為了長見識。

我的一個朋友來日本留學，最關心的就是打工的地方包吃。在日本幹裝配娛樂機械的活兒，從早晨九點幹到下午五六點，中午不吃午飯，這是稀鬆平常的事兒。可是這對中國留學生來說，是難以想像的。

在招待客人時，中國人在大白天就可以大擺酒宴款待客人。酒足飯飽滿面紅光地回到辦公室的光景，是極自然不過的了。這在日本和韓國是不可思議的。

以食為天的思想，使中國人把地球上所有的東西都能當做食物。在中國，四條腿的除了餐桌，天上飛的除了飛機，水裏動的除了輪船，都可以照吃不誤。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食物，也讓外國人瞠目結舌。

一個英國的外交官，給中國領事館的外交官送了一個寵物小狗作為禮

物。第二天早晨散步二人相見，英國外交官問：

「怎麼樣，昨天的寵物？」

「啊，非常好吃，謝謝。」

啞然失色的英國外交官，不禁搖頭苦笑……

料理的材料，中國最豐富，韓國次之，日本再次之。中國料理是用舌頭吃，日本料理是用眼睛吃，韓國料理是用手吃。這充分表明了三國料理的特徵。

在各種各樣的材料裏放進各種不同的調味料做成的中國料理，是以「味道」取勝。日本料理講究配色造型，有一種造型美術的效果，而味道往往很淡，可以說是眼睛看起來很好的料理。韓國料理是在豐富的材料裏放進辣椒等調料用手來攪拌，吃的時候也要調動起手和全身，因為熱得使人無法一動

不動。

所以，從中國人和韓國人的角度說來，日本料理是中看不中吃；日本人和韓國人評價中國料理是「味道好……」，言外之意是太油膩了；韓國料理當然只有得到一個「太辣」的評價了。

每次去韓國，我都為韓國的料理所感動。無論是套餐，還是普通的料理，都是地地道道的大雜燴。牛肉和豬肉的各種炒菜，撒滿紅辣椒末的肉、海鮮和時蔬，集大蒜、高麗參和肉於一體的涼拌菜，還有營養價值極高的雜煮……一邊吃着這些料理，我似乎實際感覺到了韓國足球隊射門的強度。從體力上說，恐怕也是韓國人最強，中國人次之，日本人再次之。

在拼盤製作時，韓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為了講究料理的配色而小心翼翼輕拿慢放，而是把辣椒醬呼呼地倒進去，心急火燎地大吃起來。在韓國人眼裏，日本人吃得太斯文·「他們吃得多麼沒味道！」

中國的料理─油。

日本的料理─淡。

韓國的料理─辣。

三個國家的料理雖有相似之處，但卻有這麼大的差別，這還是由於各國的風土不同，民族性有異的緣故吧。一邊品嚐三國的美味佳餚，我們也不要忘了個中的文化差異。



開水、茶水、米湯的比較民族學

喝的東西，是人們在生活中必不可缺的。所以說起喝的文化，也就似乎會溢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特有飄香。

日本人喜歡喝淡淡的清茶，韓國人喜歡喝獨具特色的米湯，中國人自古喜歡喝茶，但正確地說，在日常生活中喝白開水的更佔多數。

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古國，一直沒有得到清水的恩惠。在日本和韓國，自來水管裏的水是可以直接喝的。而在中國卻不可以喝，所以有的日本遊客就因為在中國喝了生水而壞肚子。清水，對中國人來說是極其寶貴的。中國人不喝生水，而一定要把生水煮沸了再喝，這就是因為中國缺少清水。

中國的北方尤其缺水。記得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全家人用一盆熱水一條

毛巾洗臉，水再髒也要把全家人的臉洗完。洗完的髒水不能潑掉，再用它拌煤球。當然現在情況有了極大的好轉。

在水資源條件比較好的南方，喝茶比喝開水更普遍，這也可以說是古代南方的文人墨客、貴族階層所特有的風情。

在沒有潔淨水的惡劣自然環境中，中國人（被）養成了對污穢的順應性和強韌的忍耐力。這就是中國高於享受的清貧哲學。就連中國人的處世哲學裏都極力推崇「君子之交淡如水」，對小人之間不清不白的人際關係嗤之以鼻。

即使是喝茶，日本人與中國人也有不同的喝法。日本人的茶葉只用一次，是所謂「新的享受主義」；而中國人則認為，茶葉只有多沏幾次才能有味道。因此，中國的茶壺嘴看起來總有茶垢，髒兮兮的，但只有這樣才能泡出茶的真正味道來。

日本的茶文化是從中國引進的，但確實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們創造了獨特的茶文化──茶道。

同樣的茶，中國人是把茶葉和開水摻混在同一個容器中泡，而日本人卻不摻混起來，讓人感到有一種淡雅的洗練。並且，由此讓人聯想到有些潔癖的日本人的形象。

日本受惠於大自然，一年四季山清水秀，四周環海無缺水之危，所以在茶文化上下了很多工夫，使其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對日本人來說，茶已不單單是一種飲料，而成了一種「大和美」和「大和禮節」的具體體現。日本人把茶發展成名為茶道的茶文化，這是中國人所難以想像的。

對日本人而言，茶道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茶具和茶的沏法。被稱為中國

茶祖的唐代陸羽在《茶經》裏記述了茶的起源、做法和特性等，但卻沒有像日本茶道那樣，對喝茶時的禮節和對茶具的鑒賞等隻字未提。

幾年前，我和日本朋友一起去日本的家庭過家庭日。初次見面，女主人端上茶來客氣非常。待喝過茶後，她問道：「茶的味道怎麼樣？」過後朋友告訴我，在主人問之前就要說：「很好喝。」並要誇茶具很別致等。這是一種禮節。也就是說，日本的茶文化是已經超越了「喝」本身的形式美，是一種禮節，是一種風流，是一種「視覺」藝術。

那麼，韓國的米湯是什麼呢？用韓國話音是「SUNNYUN」，這種飲料我從小就喝慣了，只有它才能體味到有別於中國的開水和日本的茶的「韓國味道」。

米湯，既沒有茶水淡淡的清香，也沒有開水那樣的透明感。那是一種鐵銹般紅褐色的、摻有一些米粒的黏稠的液體；那略有些焦糊的甜味兒在嘴裏

久久不散，所以又稱為「高麗咖啡」。直到今天，這種高麗咖啡也還是韓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飲料。據說，前幾年生產出了可以做米湯的電飯煲，在市場上空前走俏。

從這種粗糙樸素的飲料中，我們可以發現韓國人的一種氣質。這就是介於開水和茶之間的那種柔中有剛、靜中有動、笑裏有淚的混合型民族性格。

韓國人生存在大陸延伸部分的半島上，在漫長的歷史中，飽受戰亂之苦。為了自我保護，他們有時就要邊哭邊笑，邊受壓制邊反抗，邊隱藏起真實的感情邊露出火暴的性情……這就是那種像混濁粗糙的米湯一樣的性格特徵。米湯沒有成為日本茶道文化似的藝術，這不能不說是韓國地政學上的悲哀。

如果說中國的開水文化是在貧困的自然環境裏培育的忍耐力和處世哲

學的文化的話，那麼，日本的茶道文化是在良好的自然環境裏改良的風流的美，而韓國的米湯則可以稱為在半島的悲哀中誕生的混雜着淚水與笑聲的智慧。



筷子的比較文化論

在對世界文化的分類方法上，有「草食文化」與「肉食文化」一說。吃草食用筷子當然方便，吃肉食則離不開刀叉。所以我們可以說，東亞文化是筷子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刀叉的文化。

從西方刀叉文化的視角來看，同屬於筷子文化圈的東亞筷子文化是完全一樣的。但是有趣的是，同樣用筷子，實際上卻有諸多微妙的差別。

中國人喜歡用粗而長的竹筷子，再高級一點兒的是木制的塗上漆，最高級的是象牙筷子。但普通家庭用的還是竹筷子，自己家庭裏吃飯用，招待客人也用，用久了，浸透了油，難辨原色了也還用。

日本人一般用掰筷子，這並不是說日本人不用竹和木筷子，但吃飯時經

常用的是日本人發明的這種木製的掰筷子。使用者親自掰開生木製的筷子，那種生木的香味兒，和着料理的香味兒沁人心脾。這恰恰體現了日本式的想法之奇妙。這種掰筷子的特徵就在於一次性用過就扔，所以放在中國又稱之為一次性衛生筷子。

韓國人喜歡用細長的金屬筷子，因為餐具都是金屬的，所以羹匙和筷子也當然要金屬的了。

我去韓國時用不慣細長的金屬筷子，所以夾起菜來經常往桌上掉，覺得很沒面子。用慣了中國的竹筷子和日本的掰筷子，就很難一下子適應細細的金屬筷子。

現在中國和韓國的餐廳和飯店也都普及了日本式的掰筷子。因為方便清潔，所以在中國稱為衛生筷子，在韓國則稱為消毒筷子。但是由於生產加工工藝粗糙，木屑脫落等現象時有發生，有人說這不利於健康，並且有人批評

一次性用過就扔，這是資源的浪費……在還不能奢侈的中國有很多人拒絕這種一次性的消費。

在中國人使用竹筷子的背後，有由來已久的民族性，即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在艱苦的自然環境裏，來不得半點矯揉造作。筷子看起來有點兒髒不要緊，只要對健康沒有太大的妨礙就行。

日本人發明的掰筷子既好用又衛生，還省去了洗筷子的麻煩，吃飯時掉了再換一雙就行……這些都集中體現了日本一次性方便主義的文化精神。日本人喜歡一次性相聚，一次性的美，一次性的方便……像櫻花那樣開了就落，是日本人最為推崇的美。

掰筷子，更體現了日本接受外來文化的基本方式，在東西方名目繁多的文化分野裏，他們只選擇適合自己的加以引進，並通過自己的消化器官加以

吸收，多餘的都割而棄之。這就是日本接受外來文化影響的基本類型。

中國人在悠久的歷史上一直受自我中心思想的支配，所以很難輕易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因為有中華思想的優越感，對外來文化不屑一顧，中國人基本拒絕外來文化的進入。因此中國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文化類型。

韓國位於大陸中國與島國日本之間，有折衷的一面。金屬筷子既結實又不粘污垢，但又不像掰筷子那樣一次性使用，要是有必要可以用一輩子。所以可以說它集中國竹筷子的耐久性和日本掰筷子的衛生性於一身了。韓國人的性格不像中國人那樣不屈不撓，也不像日本人那樣心急氣短；不是大陸的氣質，也不是島國氣質，而是半島的氣質。

在接受外來文化上，韓國既不像日本那樣簡單接受「一次性」，但也不像中國那樣以自我為中心，拒絕接受別國文化的影響。韓國是一邊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一邊慎重地保持本國的文化。這既不是日本式的「無貞節」，

也不是中國式的「死貞節」。

竹筷子是百折不撓的大陸文化的標識，掰筷子是接受無根的一次性文化的象徵，金屬筷子則是二者的折衷。



紅色中國、原色韓國、雜色日本

表現在色彩感覺上的國民性差異多種多樣。

要說代表中國的色彩是什麼？當然是紅色。可以說在東亞，在全世界，沒有哪個民族像中國那樣喜歡紅色。從前宮廷寺院建築的紅磚紅瓦，現代的紅旗，今日街上年輕女性的時裝，顏色紅的也佔壓倒多數。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消失了的中國女性的代表服裝旗袍，隨着改革開放又重新回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旗袍的代表顏色也是紅的。

對中國人來說，紅色意味着吉兆和財運，所謂紅紅火火。過春節時，門框上貼上紅對聯，過元宵節門口掛上紅燈籠，新娘結婚穿紅色的禮服，新房裏貼上大大的紅雙喜，給紅娘吃紅喜蛋……至於紅色中國和紅色社會主義等

政治和意識形態水平上的紅色另當別論，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發現這個國家色彩感覺的大致方向。

與中國人喜歡紅色相反，日本人避免鮮豔的顏色，喜歡灰和淡褐等中間色。我把這種中間色稱為雜色。這種色彩，總有點水洗後褪色了的感覺。日本年輕女性的時裝，多為淡褐色的套裝和藏青色的制服；日常穿着也多是中間色系列的T恤和罩衣，或者超短裙配高跟鞋；髮型則是披肩髮。日本人的穿着打扮，怎麼看都屬於同一類型，這是住在日本的外國人的一致見解。

北京的一個作家朋友原來覺得經濟大國的日本女性會更加多色多姿，但沒想到倒是發展中國家中國女性的時裝更讓人眼花繚亂。他就此寫的隨筆在報紙上一發表就引起了極大的關注。

日本的男性時裝也和女性有同樣的雜色傾向。褐色和藏青色的西服，中分頭，無框眼鏡，這是日本上班族的標準打扮；中間色的T恤衫是日本男學

生的時尚。比起中國和韓國，日本人的服裝和色彩極具統一的傾向。

韓國人在服裝和色彩感覺上比中國和日本都要五彩繽紛鮮豔奪目得多。比如，赤、橙、黃、綠、青等，全是原色。走在首爾（漢城）街上，年輕女性時裝刺激得讓人目不暇接。更不用說鮮豔的民族服裝了，這些比日本的中間色和中國紅色的旗袍不知要鮮亮多少。

在日本留學的韓國女生經常說：「日本女性在色彩方面不喜歡原色，喜歡中間色的雜色。」在北京一家大的旅行社當導遊的朋友說他修煉成了一眼區分日本人和韓國人的絕招，我洗耳恭聽：「韓國人穿着極鮮豔的服裝，總是大吵大嚷的；日本人不論男女，都穿着素樸的服裝，總是默默不語的……」

一語中的，我也贊成。以前我在首爾（漢城）明洞的路上看見穿着華麗的年輕女性，竟不由得想是不是日本晚上幹應召女郎的裝束在韓國普及

了……說起韓國男性的服裝，在中國人眼裏，馬上會浮現出穿着鮮豔的半袖衫的中年人的形象。

時裝的色彩和款式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民族性不是沒有關係的。崇尚個人主義的韓國人，是用鮮豔奪目的時裝來突出自己的個性，強調自我的主張；中國人沒有韓國人那麼強烈的個人主義主張，但是卻以紅色來表達自己的個人意志，同時又在某種程度上兼顧社會集團的意志；在東亞，日本人最無個性，習慣於集團主義，所以色彩偏於雜色，款式趨於統一，這是最具日本特色的。

紅色與原色是性格鮮明的色彩，中性的雜色是沒個性的象徵。從這個意義上說來，日本文化是真正的「雜色文化」。

服裝反映出的美學意識

中國著名學者林語堂長年旅居西歐，但卻討厭洋裝，喜歡穿中國服裝。這不單單是愛國心，而是林先生喜歡中國服裝的固有本性。據他說，洋服不自然，具有非人性的一面，尤其是領子和「狗脖套」（指領帶）更沒人性。這是因為領子和領帶限制了人所應有的奔放的思想，褲帶也給腹部施加壓力，妨礙了自然的消化運動。

中國的服裝都比較寬鬆，不妨礙呼吸和消化，四季合用寬鬆自由，有「四通八達」之便，並且哪兒癢了還可以毫不費力地撓一撓。林語堂曾對中國服裝的優點歸納成以上幾條，又下了這樣的結論：「只有把一切重量都承在肩上使衣服自然下垂的中國服裝，才是唯一合理的人類的服裝。」

這一點讓我們看一下長衫和旗袍就可以一目了然。寬鬆鬆地從肩到腳成筒裙狀，沒有多餘的裝飾，竟讓人感到彷彿穿着只是為了包裹住身體。所以行動起來方便自由，身心都會感到一種舒展。

日本人和其他外國人看到穿旗袍的中國女性，都禁不住「性感、性感」地讚不絕口。這是因為，旗袍在表現人本身所具有的體形美的同時，又具備了下擺開氣部位的開放感。

韓國的服裝也像中國的服裝一樣讓人感到寬鬆，男性的長袍酷似中國的長衫，胸部如果沒有帶子，就更像了。女性穿起筒裙總讓人產生一種飄飄欲仙的躍動感。韓國說穿筒裙走路是「乘着微風輕輕漫步」，就是這種流動飄逸感的形象說明。而穿着筒裙，坐下時可以支起雙腿，顯得優雅大方。

日本的和服就沒辦法坐得這麼悠閒，所以和服培育出了日本式的跪坐。和服有中國服裝和韓國服裝都沒有的獨特之處，那就是紐和帶。韓國衣服的

帶（紐），不是實用性的，而是裝飾性的。可是，和服的帶和紐卻是牢牢地繫在腰的部位，衣服失去了活動的餘地，人的活動也就受到了限制。所以日本的和服比中國和韓國的服裝更適於靜的非活動的生活。因此，我們可以說，日本的和服具有沒有餘地的緊張美，具有非活動的靜態美。那麼，中國和韓國的服裝則具有一種寬鬆活潑、輕快躍動的美。這樣看來同屬東亞的三國，美的趣味卻對比強烈。

這種形成對照的美的趣味，不僅僅表現在衣服上，在生活方式和藝術追求上也有所表現。比如舞蹈就是如此。日本舞蹈很少有跳躍的動作，只是在不太寬敞的空間靜靜地水平移動；中國和韓國的舞蹈動作範圍大，有一種律動感，並更具即興性，不是水平運動，而是垂直運動。所以中國人和韓國人看了日本舞蹈都覺得「太安靜了，這哪兒叫舞蹈？」而日本人看了中國和韓

國的舞蹈則說「即興而又有氣魄」。

手工藝品也是如此。就產品的質量而言，日本的產品做工精緻；而中國和韓國的產品則有些粗糙，有些地方會有缺陷。日本人能在安穩沉靜中感覺到美，中國人和韓國人卻能在華麗流動不平衡中感受到美。

人的性格和表情都能表現出這些審美情趣。日本人重協調性，往往使自己的個性適合集團的要求；中國人和韓國人不重協調性，主張自己的個性，不擅於與集體相適應。

在面部表情上，日本人安詳得像能面一樣；而中國人和韓國人卻注重京劇的臉譜和假面，看起來有些即興性。

化妝美的差異

東亞三國女性的臉形極其相像，但化妝的方法卻有很大的差異。這充分體現了各自不同的審美情趣。

我每年短期回國一兩次，幾乎每次都有朋友提出這樣的問題：「日本的女性性感嗎？她們化妝化得很濃吧？」這純樸的問題恐怕是以大白臉塗紅唇的舞女和藝伎為背景的吧。在歐美人裏也有一些人對穿和服的美麗姿色情有獨鍾，認為日本女性很性感。

我也曾經有過這樣美麗的錯覺，但是來日本留學不久就有了新的發現，這就是日本女性以淡妝為美，不喜歡濃妝豔抹。也許是因為她們皮膚白，所以有時候竟會感到她們沒有化妝；口紅也多為淡粉色，一般也不打很重的眼

影。中年婦女中有些人不時化得濃一點兒，但全部日本女性是以淡妝不刺激人的視線為原則。

韓國的女性完全相反，化濃妝的人佔絕大多數，有時會讓人感到難以忍受。我走在首爾（漢城）繁華街明洞的街上，對韓國年輕女性的華麗服飾和極濃的妝相很是吃驚，竟覺得和日本晚上的應召女郎不相上下。口紅的顏色多為珍珠系列，說是這樣會讓人更性感；眉毛往往會有描過的痕跡，還有的要「文眉」。

韓國人與中國人不同，大多是單眼皮，但在韓國做雙眼皮的整形手術很流行，近年在中國這種手術也很普及。中國的朝鮮族女性也對文眉和雙眼皮整形手術抱有極大的熱情。

和我交往親密的一個韓國留學生，本來是單眼皮，可是暑假回來卻做了那種整形手術。我去機場接她，看她一隻眼上包着白繃帶，就打趣說：「哎，

你這是剛從以色列戰場上回來嗎？」她滿臉緋紅地說：「我想為了你變得更漂亮點兒。」「有破壞自然的，還有破壞自己臉的嗎？」她的回答更讓人吃驚：「美就是破壞出來的。」

中國女性的化妝絕不比韓國女性遜色。

在重視化妝的同時，中國還流行文眉、隆鼻、隆胸和雙眼皮整形術等。城市不論大小，美容院隨處可見。

面部化妝的方法本身，就代表着面部表情。生性淡泊性格內向不主張自我的日本人，強調自我感情外露的韓國人，熱情奔放的中國人，這些在她們精心修飾的臉上都會一覽無遺。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臉是文化的表情。

V

歷史三國志

萬里長城的封閉性

說起中國的象徵，不管怎麼說要數天安門和堪稱人類文明奇跡的萬里長城。

也許在外國旅遊者的眼裏，萬里長城這個無與倫比的城牆，是大陸上這個巨大的國度堅不可摧的象徵。但是在我看來，它卻在捍衛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對外來文化也一律拒之千里，使中國文化深深地打上了「牆壁文化」的烙印。

林語堂曾舉出隔斷中國與外界聯繫的三個「萬里長城」，一是秦始皇修建的真正的萬里長城，二是上海堅固的外灘，三是漢字。可以說，這真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了中國文化的封閉性根源。

外國人到中國來感到吃驚的是像巴黎、羅馬、倫敦等城市一樣，到處都可以看到城牆。北京城，不遠處就是萬里長城，可是還要圍起堅固的城牆，甚至有的地方還雙層城牆，並且在中央再修起高高的牆壁，圍出一個故宮來，外面再設重兵層層把守，確實是壁壘森嚴。

幾千年來，外來的侵略與內部的權力之爭使中國社會始終處在激烈動盪之中，人們根據這些經驗，樹立了牢固的自我保衛意識，不簡單地聽信他人，心中常常是有一道無形的壁壘，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種思想使得中國的住宅建築，以高牆大院為標準。這就是四合院產生的社會基礎。推而廣之，中國在萬里長城的大一統下，又有各種大小不一的城中之城。直到今日，我們還稱省政府所在地為省城，縣政府所在地為縣城，雖然歷史上的舊城牆已經成為歷史遺跡，但緊緊環繞在人們心中的牆壁卻一直沒有徹底消失。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就是在這種牆壁中關心着

國家大事，不管外來文化的思潮多麼洶湧，只要牆在，關上門就萬事大吉。所以，鑒於這種牆壁文化的根深蒂固，我們在堅持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的同時，一定要對這種「牆壁文化」的負面作用有個清醒的認識。

我到日本後，對於日本沒有城牆十分驚訝。大阪城、姬路城等都不是城牆環抱，而只不過是個城門樓。一個德國人說：「在日本有兩樣東西沒有，一是城市的城牆，一是手銬。」在沒有城牆的背景下日本民族的歷史體驗和民族性格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日本作家堺屋太一說，「城市沒有城牆，這象徵着日本是個和平的國家」，「從而也就象徵了日本和日本人的性格。」

日本一般民宅的牆也都相當矮，只能算作一種裝飾，一點也沒有封閉起來的意思。

日本是單一民族使用同一種語言，一直保持着均衡平穩的生活。在四周

環海的島國裏，幾乎沒有外民族侵略的經驗。據歷史學家考證，日本明治維新前與外來民族發生戰爭只有三次，六六三年支援百濟進行的白村江之戰，豐臣秀吉侵略朝鮮，與元朝的戰爭等。因此，日本人始終生活在和平的環境裏，人們自我保護的本能也就逐漸淡薄了。現在能坐在電車裏睡覺的只有日本人，外國人對此難以理解。

到了近代，這種無防人之心的開放，立刻毫無抵抗地引進了西方文明，終於使日本變成了今天這麼強大的發達的國家。

韓國古代也有城牆，但最多的是「石垣」。到了鄉下，民宅四周必有石垣。說是石垣，但更多的則是土牆或柵欄。正如李御寧先生所說：「韓國的石垣位於封閉和開放的中間，從外面向裏看，能夠看見其中的一半左右。隔着牆頭，你可以看見院子裏面的雞冠花和向日葵，要是開着窗子，你還可以看見女主人的上半身。內部風景『若隱若現』，這種半開放性，就是韓國石垣

所具有的象徵性。」看上去是封閉的，實際上開放着；看上去是防禦性的，實際上卻無所防衛。這種「防君子，不防小人」的石垣，充分反映了韓國文化性格的特徵。

在漫長的歷史中，半島上的韓國人一直苦於外族侵略和殖民統治。一個有史以來多次遭受異民族侵略的民族，他們有時必須自衛，有時又必須開放。這一封閉與開放並存的二重性格，不正是這個半島民族的特徵嗎？



三國序列與歷史感覺

有趣的是，從列島國家日本，再到半島國家韓國，最後到達大陸國家中國，人們的優越感越來越強。

孕育了中華文明的中國，人們的優越意識根深蒂固，時至今日綿延不斷。這種大國意識在幾千年裏傲視群雄，蔑視所有的外國文化。中國現代化遲緩的根本原因就是這種大國意識在起着負面作用。中國近代，在朝廷的文書裏，公開統稱外國為「夷蠻」，極盡輕蔑之能事。比起世界文明中心的中華文明，所有外國的東西都不過是雕蟲小技。但是隨着歐洲列強無情地打破了這個世界文明中心的神話，中國終於不再稱外國為「夷蠻」了。

清朝施行門戶開放之初與西人開始國際交往時，曾要求英國大使在中國

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的大禮。首任大使忍辱負重行大禮開始上任，而他的後任卻憤然回國。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在洋人先進的武器和文明面前，「大清帝國」不得不屈服，割地求和。歷史有時就是開這種具有諷刺意義的玩笑。

在這般自高自大的中國人眼裏，韓國人和日本人不過是小毛孩，充其量也就是幼稚園大班。因此，朝鮮半島才不斷受到大陸文明的影響。日本由於地理位置比較優越，免受了中國的統治，並能利用朝鮮半島這個天然的橋樑，貪婪地接受中華文明。

因此，對日本和韓國來說，中國不僅是文化大國，也是他們憧憬的文明中心。從東亞三國的文明發展史看來，「中國是父親，日本和韓國就是中國文化的兩個兒子。」這一說法反映了東亞文明發展史上的部分事實。問題是兒子有時要吵架。

日本人極端歧視旅日韓國人，而韓國人對日本也極盡輕蔑之能事。就

彷彿中國人對韓國人有文化上的優越感一樣，韓國人也以文化上的優越，不把日本人放在眼裏。日本人吃飯時不用湯匙，只用筷子，韓國人就笑話他們說：「這是我們的老祖宗沒有教他們這一招。」韓國的一般老百姓都可以說出這類笑話。

韓國知識階層也有極強的源於「小中華」意識的對日優越意識。有人說，日本文化對我們的影響，只不過是些鹹蘿蔔鹹菜什麼的。

在首爾（漢城）的巴哥達公園裏，我跟一些老年人聊天，他們聽說我是從日本來的同胞留學生，話題就自然轉到了日本上來了。一位老年人說：「日本這個島國，現在在經濟上有點兒富裕就趾高氣揚的，其實當初只不過是我國孫子輩的國家。中國的皇帝造龍的時候，特意為中國造了五隻爪，決定了中國的最高地位；我們韓國的是四隻；日本的才只有三隻。這龍

爪就表示國家的地位高低。日本人說到底是文化程度極低的野蠻人。」

從那以後，我仔細觀察了一下韓國的龍，確實是四隻爪。

在歷史上，中國的先進文化是通過朝鮮半島傳到日本去的，所以韓國是日本文化上的恩人。但是日本在講述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影響時，總是隻字不提韓國的恩情。

對日本人而言，歷史，尤其是不幸的過去，已經過去了。但對韓國人來說，歷史絕不是單純的過去，而是依然活着的現在。有的民族可以對歷史漠不關心，有的民族卻是刻骨銘心。

從韓國人的立場說來，對歷史上的恩人犯下的侵略罪行是不可饒恕的。而日本人則認為，「韓國人為什麼總是對過去糾纏不休呢？未來不是更重要嗎？」日本人總是缺乏深刻反省的態度，這是亞洲和世界人民所不能忽視的。

其實，不必在是拘泥於過去還是應該面向未來的問題上各執己見，而要

在深刻反省歷史的基礎上，再思考未來，這才是至關重要的。只要沒有對過去的真摯反省，就不可能有相互理解和面向未來，其中相互尊重是最最重要的。



Alan49 / Shutterstock.com

三種不同的德行

在日本生活，就可以經常聽到這樣的話：「日本是狹小的島國……」或「因為是有島國德行的日本人……」在與外國人接觸的時候，只有日本人才時時意識到本國的國土。

眾所周知，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和民族氣質的形成是與這個國家的地理環境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的。如果我們說日本人有「島國德行」的話，那麼也可以說韓國是「半島德行」，中國是「大陸德行」。而這三種德行則象徵性地表現了這三個國家的國民性和民族氣質。

我生長在中國，到日本留學後總是感覺到日本是那麼狹小。日本人自己也經常掛在嘴邊的「狹小」，不僅是地理學意義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封閉性。

在歷史上長期處於與外界隔絕沒有交流的環境裏，由於都是同一民族同一氣質的人們共同擁有同一性質的文化，所以對異文化時刻抱有一種警惕，心胸無法坦然相見。這種排他心理就是「島國德行」的典型特徵。

狹小的心理，其正面的表現，我們可以舉出細緻認真、精密準確等。日本人對工作的責任感和優良的產品質量，還有新幹線準確的停發車時刻，在世界上都首屈一指。無論做什麼事情都兢兢業業、一絲不苟、精益求精，這是日本成為當今世界上經濟大國的根本保證。

但是，日本人總是生活在緊張的環境裏，心裏的那根弦始終繃得很緊，所以不信任他人是與生俱來的性格特徵。「臉在笑，心在哭」，不願讓他人看透自己的內心，這也是「島國德行」的一大特徵。外國留學生經常批判的「很難和日本人交朋友」，其根本原因也還是島國德行。

日本人另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孤島生活所培養出來的對外國文化的極

其強烈的好奇心。正如很多文明史專家所指出的，日本一次也沒有受過外來的侵略與征服的經驗，才能夠心無芥蒂地引進外國文明。在地緣條件上，日本與絕對強大的文明國家中國相距不遠不近，更便於吸收中國文明，並進而創造出獨特的日本文明。

日本人在旺盛的好奇心的驅動下，貪婪地吸取外國文化「好的東西」，巧妙地使其改良成本國的文化。從古代到近代通過朝鮮半島引進中國文化，明治維新後引進西歐文化，現代引進美國文化，日本的文化發展史就是成功引進吸收外國文化的歷史。

所以，我們可以說日本文化是在歷史上不斷接受外國文明恩惠的「接受文化」，然而遺憾的是日本對世界的貢獻，比他們接受的要少得多。我們衷心期待一個「給予的日本」使全世界刮目相看。

中國的「大陸德行」和日本的「島國德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大地無限寬廣，長江黃河浩浩蕩蕩，高山矗立彷彿天然屏障，長城萬里有如巨龍縱橫……這些大概就是外國人腦海裏關於中國的印象。

到了日本後，每每對日中文化進行比較性思考的時候，我總是不斷加深對這兩個國家的文化差異的認識，並覺得在這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中成長，當然會產生民族氣質上的差異。

與中國廣闊的疆域相符的是中國人大多具有大度、悠然自適、不拘泥於一時一事的性格特徵。從古代起不斷反復地與異族戰鬥、融合，至今已經使五十六個民族生活在統一的大陸上，這種歷史體驗帶來的是心靈的開放和無與倫比的耐久力。

中國人不像日本人那樣認真準確、追求完美和高效率，所以看起來有些拖遝、沒有秩序，這是大陸性特色的表現之一。並且對新生事物也沒有日本

人那麼敏感，保守性強，改革的速度比較慢。

中國大陸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被稱為中華文明，在東亞亦建立了無與倫比的華夏文明的世界，所以一直有作為中央文化根據地的自豪感，大國優越意識極強。這種所謂「大國意識」可以說是「大陸德行」的重要內容。絕對強大的中華文明，其影響不僅局限於朝鮮半島和島國日本。這種作為文化輸出國的優越感，今天也還存在於中國人的心中。如果我們把日本文化界定為專門接受外國文化和中國文化影響的「接受文化」，那麼中國文化則是「給予文化」。

中國人今天也還經常稱日本為「小日本」，這就是大陸優越感使然。中國作為創造出燦爛的中華文明的文明古國，到了近代，卻遠遠落後於日本和韓國，這大概也是由於以大陸優越感為中心的「大陸德行」造成的。

韓國既不是大陸也不是島國，她位於二者之間，擔負着橋樑和通路的作用，所以總是受到強大文明的侵入，這是宿命。

每當凝視脫兔形狀的朝鮮半島的地圖，我眼前總是浮現出這只弱小的兔子為了逃避大陸和島國的控制而痛苦掙扎的情形。

日本學者們經常在指出朝鮮半島的悲慘命運的同時，強調日本作為文明受惠國的幸運。就是說，朝鮮半島與中國大陸緊密相連，只能依附於大國的卵翼之下，相反，日本列島因為是個島國就逃脫了這一命運，並積極主動地接受外來文明。

極而言之，朝鮮半島就像大陸下垂的乳房，使日本能夠順利地吸收大陸的乳汁長大成人。

在這種宿命的關係裏，半島人總是按強大國家的臉色行事，在順從和反抗的不斷往復中培養了既不是「大陸德行」，也不同於「島國德行」的一種

「半島德行」。總的說來，這種半島德行，有一些心靈上的封閉性，也有在主張自我的同時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說是「淚水與笑臉」同在。還有對大陸文化的自卑與對島國文化的優越感。

朝鮮民族的「恨」就是在這種悲慘命運中誕生的。民族文化一出生就被摘取，再生……通過這樣的歷史過程，民族文化被保存下來，朝鮮民族也在此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

大陸文明是「給予文化」，島國文明是「接受文化」，半島韓國則可以說是「接受、被索取文化」。這三種文化類型和我所說的三種德行，都是其本國歷史發展和文化傳播的結果。



在外國生活時間越長，對「國家」「民族」等詞語的思考也就越多起來。在國外聽到「中國人」這句話，和在中國時聽到的就有不同的意味。即使反對國粹主義的逃命者，一到國外，也就變成了愛國者。這話我相信。

我是韓國人的後裔，是中國人，而實際內容是「韓國人」，並且現在對我來說，日本也是第二個故鄉。我可以使用三國語言，所以對我來說，三國都是親切的「國家」。而我的這本《東亞三國志》，說到底是《故鄉三國志》。

我的專業是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也就養成了把親族、集團和社會放在比較文化論的視角加以考察的習慣。如果以三國人的個人與集體的關係為軸的集體組織觀念加以比較，我們會發現其間存在着極大的差異。

日本人以國家這一集團優先的「國家觀念」發達而著稱，中國人崇尚比國家觀念狹小的「幫會」，韓國則更小到以血緣關係為中心的「家族觀念」。

在日本生活久了，就越發感到日本人的國家觀念非同一般。看電視裏的國際體育比賽，獲勝的日本人總是說：「生為日本人感到自豪！」國內一個小小的彩票中獎，獲獎的家庭主婦也說：「這是我生為日本人最幸福的一剎那。」

要是中國人，這種時候是不會說這種話的，韓國人經常是「我國」不離口，但這種時候也不會說「我生為一個韓國人……」的。正像「國家」、「組織」這樣的漢語詞彙是日本人發明的一樣，「國家組織」，也就是日本人的宗教。這種國家觀念，經過明治以後皇國史觀教育，無限膨脹，終於走到國粹主義的邪路上去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兵在死前，一般不太呼叫「媽媽」、「幸子」、

「太郎」等家裏人的名字，而是高呼：「天皇陛下萬歲！」或「大日本帝國萬歲！」中國人這時大多會高呼他們所屬的黨派名。韓國人這時則呼叫着家裏人的名字：「阿爸吉！」「阿媽尼！」「美淑！」「順男！」

在日本，從前的習俗是藩主的祖先，被當做領內百姓的神來祭祀，韓國則一定是本家的祖神。日本這種強烈的國家組織觀念，在今天演化成對會社這一組織的忠誠，歸屬到一個會社的這種忠誠心，使日本變成了世界上的經濟大國。

中國地域廣闊，因此從古代起，以地域感情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組織——「幫會」就比較發達。《三國志》裏的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所說的，就是這種集團組織內部的人們互相信賴、同甘共苦的故事。

古代中國《三國志》裏有三人幫，現代中國的江青也搞了一個四人幫。

幫，是中國人人情社會的基本單位，是中國集團組織的基本特徵。活躍在海外的華僑也往往以地域為中心，形成了「廣東幫」、「福建幫」和「山東幫」等；就連中國留學日本的學生也紛紛成立了以地域為中心的「××會」或「××× 聯誼會」。這些都是「幫會」的現代翻版。

中國人沒有日本人那麼絕對強烈的「國家觀念」，也沒有韓國人那麼極端重視血緣關係的「家族觀念」。擁有幾十個民族的中國，如果重視血統主義，就難以統一，也不可能把別的民族拉進自己的「中華文明圈」裏來。

在三個國家裏，韓國的以「血緣」、「家門」為中心的「家族觀念」最為發達。韓國人的宗教就是祖先崇拜，不管你信仰什麼教，如果你拒絕參拜父母的墳墓，就會為千人所指。

我小的時候，正好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最熱鬧的時候，但是為了保佑一家平安，我家從未停止過正月祭奠民族祖先的「茶禮」。我媽媽總是說，「不清

楚自己的祖先，就會家敗身亡。」

八月十五是三國人共同的傳統節日。韓國更是舉國上下去參拜祖先，事實上，這一天會混亂得使全國交通癱瘓。但是這種節日對韓國人而言，只是自己家裏的一種儀式，不像日本那樣強調國民大團結。

韓國人的這種民族特徵，也具體反映在臣民對朝廷的態度上。當國王和自己的家父同時故去的時候，韓國人肯定會先去為自己父親的後事奔忙。李朝時代，和日本交戰，兵敗如山倒的宣祖大王想要逃命時，文武百官都以各種藉口奪路而走。日本人是很難想像韓國人這種背叛行為的。與其相反，蔣介石敗走台灣後，他的部下幾乎都跟着上了孤島。

所以，我們說日本人的「國家觀念」、中國人的「幫會意識」和韓國人的「家族主義」是理解這三個國家文化的關鍵詞。



《忠臣藏》、《春香傳》、《三國志》

在日本，最受大眾喜愛的文學作品是《忠臣藏》，在韓國是《春香傳》，在中國當然是《三國志》（或《三國演義》）。尤其是《三國志》，在東亞乃至世界都有眾多讀者。所以，本書也取其一義，名為《東亞三國志》。

其實在比較研究各國歷來受到讀者歡迎的文學作品時，我們會發現這些影響較大的文學，其產生的背景中往往隱含着這個民族的諸多文化特性。

回顧歷史，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不論在什麼時代，生活在社會最下層的人民都是腐朽政治和自然災害的直接受害者，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盼望着英雄救世主的降臨；在文學作品中，為一個個懲惡揚善的場面而拍手稱快。東亞三國這類作品中具有共性的，就是這類英雄人物的出現。但是，

他們的英雄行為中，卻有着很多顯著的差異。

《忠臣藏》從序幕的刀傷，到閉幕的剖腹自殺，是一部充滿了刀光劍影的作品；《春香傳》從李道令讀書起，到與春香對詩傳情，科舉中第，都是不離文筆的「文戲」；《三國志》既有戰場上的刀光劍影，又有外交場合的「舌戰群儒」，不僅場面壯大，內容之豐富堪稱人學的百科全書。

《忠臣藏》描寫了赤穗浪士和吉良家（幕府）的決鬥，表現了日本特有的腹藝的形式，是以能否猜透敵人的心計來一賭生死的武士道的投影。在這部作品中，「文智」的口才與舌戰無關緊要，憑藉「刀」的武勇絕對優先。刀的殘忍是刀文化的特色。我的啟蒙導師著名比較文化學家金兩基博士在《辣白菜和新香——日韓比較文化考》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忠臣藏》體現的刀文化的殘忍性。

《春香傳》正好相反，它以李道令和春香之間的愛情為主線，在對詩傳

情，宴會鬥智的優雅氣氛中，雖不見刀下流血，但是貪官污吏卻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可以說，這兩部作品，一個是尚武文化的結晶，一個是尚文文化的典型。

再細一想，刀文化在日本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起着作用。比如，日本料理的主要代表「刺身」，就是靠菜刀的功夫做出來的；而韓國的辣白菜，不用刀，完全用手，所以是「手味」；中國料理，用刀也用手，還要看火候。

《三國志》在世界上擁有眾多讀者的最大理由，就在於小說融文治與武功於一爐，尤其是人治世界，規模宏大，是不可多得的人學文本。劉備的忠義、關羽的英勇、孔明的智慧、孫權的大度、曹操的狡詐……生存在亂世的人際關係學和處世哲學等人生教育，使這部小說成了世界最重量級的暢銷

書。這充分顯示了中國人廣大的視野、悠久歷史和深奧的哲學的無窮魅力。

文化大革命最熱鬧的時候，我正上小學二年級，忘了在誰家找來一本缺頭少尾的《三國演義》，雖然似懂非懂的，但還是被那近乎神秘的世界所吸引，讀起來竟至通宵達旦。《三國志》是對中國人影響最大的人生教科書。據說，毛澤東去世前枕邊還放着這本書。也有人說，毛澤東用小米加步槍打敗美式裝備的蔣介石的根本原因，就是毛澤東熟讀《三國志》，而蔣介石壓根就沒看過……

日本是武的文化，韓國是文的文化，中國是文武兼備的文化……

我們通過閱讀一個民族的文學作品，也會瞭解到這個民族文化的特性之所在。

我在日本生活了幾年，始終感到不可思議的就是孩子們太安靜了；在路邊看不見孩子們嬉戲、吵鬧的光景，在幼兒園裏才能聽到嬰兒的哭聲；在人們聚居的城市，聽不到孩子們的動靜，總讓人感到莫名的寂寞。

日本的孩子都這般安靜，大人們就更不用說了。我在日本很少見到大人吵架的事兒。太安靜了，讓人有些心虛，彷彿進了一座空城。

韓國就不一樣，在街頭巷尾都能聽見孩子們嬉鬧的聲音，不時還能看到爭爭吵吵的場面。大人、尤其是老年人大聲搭話或吵嘴也是街上的一道風景。

中國更是熱鬧，正因為是擁有眾多人口的大國，不管走到哪裏，都是吵架的，喊叫的，爭執的，停下來說話的……充滿了活力，讓人感到生活在人

間的歡樂。

到日本朋友家做客，總是靜靜的。孩子和父親幾乎沒有在一起的時間，三口之家，都按各自的作息時間吃飯，家，彷彿變成了賓館。這種「賓館家庭」，沒有感情交流，說它已經失去了家的意義也不為過。父親早出晚歸，和孩子的距離越來越遠，作為「父親」的感覺越來越淡薄，最後做父親的權威或做祖父的尊嚴也就變得名存實亡了。說得再嚴厲點兒，這意味着父親的「不在」。

同屬於漢字文化圈中以儒教文化為基礎的國家，日本的這種家庭狀態是不正常的。日本「核家庭」佔大多數，相反，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這一東亞傳統的家庭形態幾乎消失了。極而言之，這是家庭形態的崩潰。

當然，中國和韓國的「核家庭」也在漸漸增多，但畢竟是在盡力維護儒教傳統的倫理，保存着祖孫同居共享「天倫之樂」的美德。

從家庭形態入手，我們比較一下這三個國家是很有必要的。

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和韓國學生都對日本年輕人「缺乏常識性禮貌」而大為不滿。比方說，日本年輕人在長輩面前可以毫不客氣地吸煙喝酒；在公共電車等場合不給老年人讓座，讓人感到很傲慢。

在某大學研究生院的忘年會上，一個日本女學生在上年紀的老教授面前噴雲吐霧無所顧忌。韓國留學生K看了很生氣，對我說：「這下可讓我長見識了，一個女孩子在老先生面前吸煙。要是我妹妹，當場就給她一嘴巴。」我們說的是韓國話，她當然聽不懂。在韓國，這真是難以想像的。「可是，這裏不是日本嗎？因為不是在韓國，你也不要生氣。」我說是這樣說，自己也很討厭這種行為。就是不打耳光，也要狠狠地罵妹妹一頓。看來，我還是一個儒教式的韓國人。

日本人這些「無禮貌」的行為，往往成為韓國留學生們指責日本的典型事例。中國留學生也同樣經常以日本年輕人不給老年人讓座位的傲慢無禮態度為話題。而在煙酒方面，中國和日本沒有太大差別。實際上，這是由於兩國接受儒教文化過程中的差異所派生出來的表現得過於極端的事例。

在韓國，儒教是人們生活倫理道德和價值判斷的準則，是與人們的日常生活難解難分的。韓國接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徹底。儒教是韓國國家和社會的意識形態，作為倫理思想滲透到生活的各個層面。在儒教發源地的中國，曾幾次發生反儒運動（五四運動、文化大革命運動等），在韓國，由於儒教已經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裏，具有深廣的基礎，所以從未發生過「反儒」的思想。

而對日本人來說，儒教不是生活倫理，而是一種教養。換言之，作為知識和學問的比重較大。這是日本人接受外來文化的獨特方式——「選擇原

理」、「只取好處」——在接受儒教過程中的應用。比如，他們從學問的意義上引進了儒家經典《四書五經》等，卻沒有引進科舉制和纏足。明治初期，啟蒙運動思想家福澤諭吉強烈主張「脫亞入歐」，並對儒教進行批判，但是儒教反而被融入新的教育思想中，與資本主義相結合，成為產生新的日本式企業精神的思想基礎。

公元一世紀到公元四世紀之間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儒教，在他們各自不同的社會習俗、歷史體驗和文化基礎的左右下，最後以自己獨特的方式流傳下來。這充分證明了儒教思想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迄今為止，對韓國產生絕對影響的儒教思想是朱子學。韓國全部吸收了儒教思想，尤其是倫理思想，以「三綱五常」為國民道德的規範，徹底堅持身份制度。這種風潮在李朝時代登峰造極，並把「孝道」思想奉為道德規

範的核心，使其成為韓國人際關係的一個絕對性的原理，要求人們「孝父忠君」、「家國一致」、「忠孝一致」。可以說，在發展儒教思想上，韓國比中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當徹底接受了朱子學的韓國儒生聽人們說中國人在服喪期間飲酒作樂，就十分不屑地說：「儒教的正統在韓國！」據《本朝實錄》記載，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侵朝戰爭，朝鮮大地屍橫遍野。日軍退卻後，回到首爾（漢城）的國王首先發問道：「人們為什麼不服喪呢？這是染上了倭人的惡習。檢舉不服喪的，我要嚴懲不貸！」儒臣答道：「戰爭期間，有些人以當義兵為藉口，除孝從軍了。然而天下也有有喪不服，飲酒作亂，應試科舉的不孝之人。將來我國必為禽獸之巢窟。」在抵抗外來侵略的戰爭中，還要堅決維護儒教禮儀的儒生，我們是應讚美其高尚，還是斥責其迂腐？

就這樣，經過世世代代忠實地實踐，韓國人受儒教思想影響之深已經遠

超過中國了。韓國人稱孔子必加尊稱，而中國時而稱之為孔老二，時而直呼為孔丘。山東曲阜孔廟的香火，十幾年前才剛剛轉旺。

日本的佛教比儒教發達，日本人往往認為從儒教裏沒有受到什麼值得一記的影響。日本歷史小說的權威司馬遼太郎在和杜納爾德·金的對談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中說：「我認為，儒教不只是一種書籍，而是一種社會體制。儒教，從沒有一次被作為一種社會制度。儒教曾被作為倫理綱領，但卻沒有被作為生活習慣和體制。所以儒教給日本帶來的影響是極小的。」

這位日本當代歷史文學的最大的作家所說的，是儒教與日本人沒有太大的緣分。時至今日，儒教對日本人來說，也只是一種倫理道德，而沒有深入到日常生活的底層，是一種學問和知識、教養。

我們在進行東亞三國儒教的比較研究時，首先要關注的是韓國的「孝」、

日本的「忠」和中國的「仁」。

在韓國，朱子學佔據絕對核心的地位，被當做儒教傳統而全面吸收。韓國這種以血緣為中心的單一民族部落，最適於「孝」道的發展。

但是，日本利用儒教的目的是以超血緣的公共關係來維持社會秩序。換言之，對自己服務的藩和貴族、武士集團竭盡忠誠被視為至高無上。於是，儒教的「忠」與日本固有的神道思想結合起來，就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忠的思想——武士道。日本近代對天皇的絕對忠誠，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軍人的忠誠，都是這種忠的思想的體現。

在中國，古代的部落比日本和韓國的都大得多，所以往往需要構築城牆，在城內維持生活秩序，形成了以某一「城」為中心的人際關係網。而且，「城」進一步向外擴張，形成「城」連「城」、「城」中「城」等各種複雜的組合。維持這種複雜的人際關係的是以「禮、義、信」為基礎的「仁」。

「仁」，是以寬大、善良來對待他人的一種道德思想，在政治上則表現為「禮治」與「德治」。孟子在解釋孔子的「仁」時說：「仁者，人也」，這種以人為本的思想，比近現代西方的一些人學思想要直接得多。

可以說，尊重人、以禮和善心待人、守信義的中國人學，處處滲透着「仁」。「仁」還與「忍」相通，為了達到「仁」的理想，必須培育出「忍」的精神，這是實現「仁」的捷徑。劉邦的仁治、劉備的仁德、朱元璋的仁政，還有放棄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賠款都體現了中國領導人的胸襟——「仁」。

《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都為我們描繪出一個仁、義、信的世界。這種規模龐大的構思，極具中國特色，韓國和日本無論如何都難以企及。因此「仁」和僅僅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孝」、單純以上下關係為中心的「忠」不是同一層次上的道德倫理。

孔子開創的儒教，誕生於中國奴隸社會走向崩潰的春秋末期，經過二千多年的漫長歲月，已經成為中國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基礎，並對韓國和日本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形成了儒教文化圈。

當今世界，西洋的物質文明和機械文明已經走向衰落，回歸以尊重人性和自然的儒教文化為基礎的東亞文明的時代已經到來。在這一意義上，比較東亞三國的儒教特性，以求達到求同存異的目的，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如果將仁、孝、忠結合起來，其威力之大，是自不待言的。東亞成其為東亞的理由，就在於有儒教這一深厚的文化思想基礎。

東亞這棵參天大樹

大預言家諾查丹瑪斯說：「假如今天世界消失，我也要為明天的世界栽一棵蘋果樹。」

這是預測高度發達的機械文明，早晚會使地球環境遭到破壞的名言。諾查丹姆斯看透了只注重構築機械文明的西方文明的極限以及它所面臨的危機：把自然當做鬥爭的對象，並對其進行無節制的破壞。

於是，人類終於注意到了對自然有幾分敬畏，在與自然保持協調中發展自己的東亞思想的偉大魅力。當人們預感到西方文明已近終極，危機四伏的時候，向東亞思想回歸，東亞的時代來到了的呼聲也日益高漲。

東亞，正像一棵遮天蔽日的參天巨樹，她歷經幾千年風風雨雨，根深蒂

固枝繁葉茂。

這棵名叫「東亞」的巨樹，正讓美國的自由女神、法國的埃菲爾鐵塔、英國的大本鐘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刮目相看。就像仰望着第二顆太陽升起一樣，懷有幾分虔誠，還有幾分敬畏。

湯因比曾指出，現代人類的文明，全部是西歐的文明，但她只是我們地球上出現過又消失了的眾多文明中的一個，她不是全人類的絕對的文明。現在的西方文明正在走向衰落，東亞文明正在日益發展，處於上升期。

據西洋文明史學家分析，進入二十一世紀，地球上總人口一半以上將是亞洲的黃皮膚的人。到那時，亞太地區的總的物流量將遠遠超過大西洋。以前大西洋兩岸的美國和歐洲起到了地球文明中心地的主導作用，但是今後，日本、韓國、中國、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環太平洋國家和地區將進入飛躍發展的上升期。

在東亞的文化體制中，儒教奉行的「忠誠」、「信用」和「孝道」的人際關係準則，以及尊重自然的思想，都是西方文明所缺乏的，也一定是東亞文明所能夠解決的。可以說我們正生活在世界文明的潮流由西方向東方轉移的新時代。

美國著名的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亞洲大趨勢》一書中斷言，二十一世紀是亞洲的時代。他在該書的開頭部分這樣寫道：

一九六七年。我第一次在亞洲住了一年。我從ＩＢＭ公司請了假，去泰國東北部任政府的農業顧問，在曼谷和蘭卡之間奔波。蘭卡和老撾首都隔湄公河相望，只有一公里左右。我總是僱當地人划小船到岸去。

但在現在，用四千二百萬美元建起來的現代化的大橋已經連接起蘭卡和老撾的首都。這座大橋就是泰國經濟發展的象徵，也是亞洲經濟進步的象

徵。這種進步以及產生這一進步的真正動力正在給全世界的經濟生活帶來巨大的轉變。

這是他的感慨，也是西洋人的驚歎。受到此路不通的西方文明壓抑的西方人，大聲疾呼真正的解放之路就在於東亞思想的人際關係和恢復人的自然性。

我在幾年前去德國和丹麥等西歐國家旅遊，切實感受到了西方人「回歸東亞現象」。已經變成了物質主義和方便主義的奴隸的西方人，其行為動作都是那麼如出一轍。這使我印象至深。

我的一個朋友是基督徒，他招待我去他家做客。他家房間的正中央擺着一尊高大的佛像。望着啞然無聲的我，朋友說：「我們一直信仰的耶穌基督和現代西方醫學都治不好我母親的病。還不如通人性的東亞佛祖能給我們一些安慰。多虧了佛祖，媽媽的病情有了很大好轉。」

前不久，讀《亞洲大趨勢》，具體理解了為什麼西方人對東方人感到畏懼。作者直言不諱地說：

直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止，西方支配一切。根據他們制定的「遊戲規則」，日本人取得了經濟的飛躍發展。但是今天，亞洲人（除日本人外）無視這個規則，按照自己的規則行動，也同樣取得了勝利。假設日本比後來崛起的東南亞各國發展慢的話，也還會由中國和華僑圈來控制經濟發展潮流的。

繼日本之後「可以說ＮＯ」的中國經濟迅速增長，韓國漢江兩岸的經濟也勢如破竹……亞洲經濟的迅猛發展，證明了作者的遠見。正如他所說的那樣，亞洲的現代化不是「西洋式的」，而是「亞洲式的」。

更耐人尋味的是，作者在這本書中，指出了亞洲發展的八大趨勢：

（一）從單一國家經濟向經濟圈的集團經濟發展

日本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經濟發展已到了極限，在亞洲和世界的經濟地位正在走向衰退。代之而起的是充滿生機的華僑集團。到中國矗立於太平洋地區的中心地位之時，海外華人圈將控制這個地區的經濟。

（二）從傳統方式向多種方式發展

亞洲經濟正在脫離傳統的方式，表現出多樣性和鮮明的個性。在世界經濟競爭中，西方各國被全民的福利負擔壓得透不過氣來，而亞洲各國卻沒有這種負擔。在新時代，亞洲將脫離傳統，引進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充滿活力的自由的體制。

（三）從輸出向消費發展

亞洲經濟是通過輸出實現經濟騰飛的，但現在正處於消費熱之中。中產階級由此產生，目前，亞洲的中產階層已達到五億人。

（四）從國家經濟向市場經濟發展

中央政府不再壓制地方政府，由市場經濟自由調節。由此將出現新的爆發性經濟增長的機會。亞洲國家間進行着前所未有的經濟合作。

（五）由農村向大城市發展

亞洲人口將以驚人的速度由農村向城市遷移，這種城市化的趨勢將使亞洲面貌煥然一新，迅速由農業社會走向信息社會。

（六）由「勞動力密集型」向「科技知識密集型」發展

亞洲在生產力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正在從農業、製造業勞動力密集型向製造和服務業高科技密集型轉換，其中計算機與通信業發展迅速。

（七）由男性支配向女性崛起發展

女企業家的增加，動搖了男性支配的地位。在中國的企業家中，女性已超過了百分之二十五。在勞動、消費和選舉等方面，亞洲女性正積極參與社

會生活，發揮自己的能力。

（八）從西方向東方發展

說起「世界」，從來都意味着是「西方世界」。但是今天，地球上的趨勢將是西方人位居其次。

這就是東亞的崛起。正像東亞人和西方人都已經感同身受的一樣，地球村的人們正在大步走向新的亞洲化時代。古代世界中心的亞洲將再現昔日迷人的風采。

東亞的時代已經不是神話，而是每天向我們走近的現實。但是東亞時代不是我們坐等其來的。亞洲人必須團結努力，爭取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我們亞洲人的時代早日到來。

《三國演義》的開頭這樣寫道：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今天，「分」過了的東亞三國應該「合」了，應該是團結一致的時代了。

與其喊「國際化」和「東亞時代」等等，不如從眼下的一點一滴做起：

「你好！」

「KONNICHIWA！」（你好！）

「ANNUNHASEYO！」（你好！）





“日本女性外表上穩重、溫柔，在韓國人和中國人看來，極溫柔可親。然而，她們缺少辣椒那種讓人心裏也感到熱乎乎的東西，是「沒有真心的親切」，舉止溫柔表情親切，但心裏卻潛藏着「冷」。

韓國人不重內容，更看重名分。因此，認輸就是輸，不認輸就是贏。韓國人如果輸了，就會改變一切，甚至連價值觀也會改變。

中國的文化，是「忍」。「忍」就意味着「心字頭上一把刀」，讓你感受到剜心絞肺般的疼痛，你一定要頂住。”

金文學的文化隨筆，在看似日常的瑣事之中，點出中日韓三國民族的微妙分別，讓讀者看到韓流、哈日與大國崛起的華麗外衣下面，赤裸裸的人間實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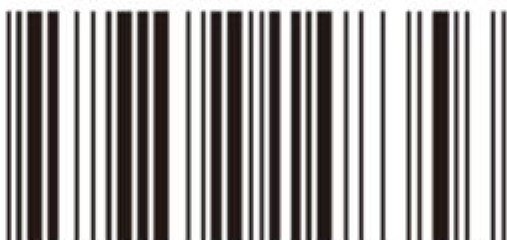




聯合出版集團

HK$78

ISBN 978-988-8148-35-6



9 789888 148356

建議上架分類：東亞文化 / 文學